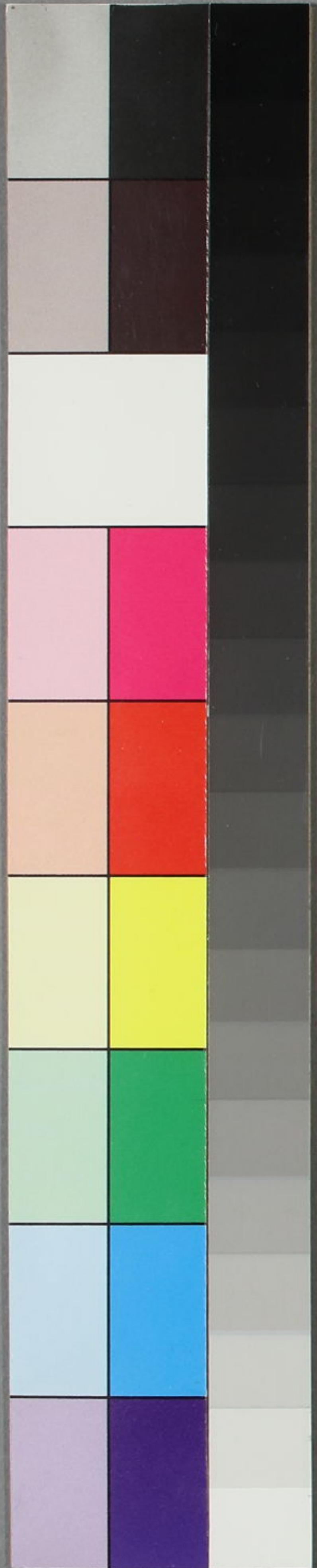


正誼堂全書

DL 18
743
114



門心13
號743
卷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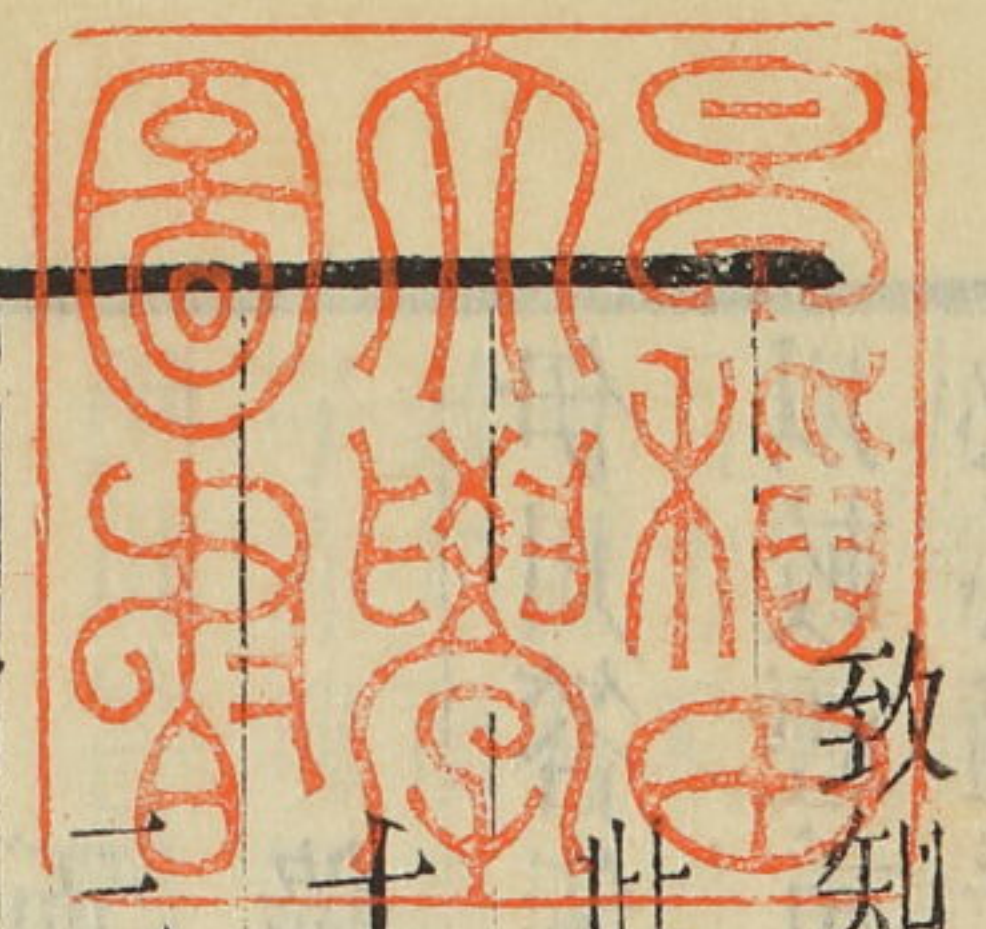
近思錄卷之三

朱子原編

儀封張伯行孝先集解

後學尹會一參訂

明治
一月三十日
購



致知 凡七十
八條

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自首段至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二十一段至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為序始於大學使知為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於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中

近思錄

卷之三

正宜堂

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
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
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
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橫渠易說以下則仍語
錄之序而周官之義因以具焉

伊川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
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學莫要於致知致知云者
辨其孰爲是孰爲非也然
必心通乎道而後是非有所準如物有權衡而後輕重有
所較蓋權者錘也所以往來於一衡之上而取其中衡者
秤也所以承載乎一權之用而得其平道者當然之理也
所以揆度乎事物之宜而歸於正道卽是非之權衡心通
乎道者盡心知性於天下之理有以究極於心而識其是
非之所以然也孟子之知言正心通乎道者物之輕重以

權衡較之則自明非以意爲那移言之是
非以道裁之則自見非以意爲測度也心不通乎道而

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

志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不通乎
道則是

非無所折衷矣而欲較量古人安知是者不以爲非非者
不以爲是輕重在物而權衡不在我鮮不淆矣徒自竭其
目力精神耗而愈眩勞其心志私意起而反感其不中宜
也雖有時而中亦是揣度之偶合夫子所謂億則屢中非
致知而知至者豈君子所貴哉然則君
子亦明理而已矣欲明理必自格物始

伊川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眾人以眾人觀
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
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
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此程子欲人因疑求信傳
而能習以致其知也聞者

求於明而師道立焉人之樂有師者所以明道解惑也孔
孟門人多矣其初豈皆什伯庸眾之賢哲固亦無以異於
眾人也未至聖賢地位欲觀聖賢道理其不識者諒自不
少而卒能相信以進於道者惟不敢信已而信師也夫信
師者非一意欽承之謂將師之言苦心極力深探妙契求
而後得則未有不信者矣今諸君於問答之言注意思
之始雖智識之淺或見為不合終有會悟之期必知其不
異也惟纔不合便置不復思歸而不識聖賢在何處著力
得則異者終異卒為眾人之命之且重望之其所以廣孔
孟之傳者至矣

伊川答橫渠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
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
出入時有之此程子規切張子抉微洞髓而知朋友之取
益為多也張子志道精思既得於心則修其
辭觀其所論大槩集引古人之言貫串已意以斷事從雜
博中過來者故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有餘溫厚和

平之氣蓋非從本心之明睿畢照即始見終者乃由零碎
考索湊合如此故以已之意釋古人之意則屢偏以古人
之言附己之言則多窒雖本原不差大段皆是而小有出
入亦時不免也本註云明睿所照者如日所觀纖微毫髮
盡識之矣考索至此者如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
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而已

自當條暢張子不患其不能思慮患其苦心強索而精神
失完養不患其不察義理患其急進勇敢而意
味少涵泳故以此深望之蓋有精思力踐之勇加以完養
涵泳之功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則明睿自生他日自當條
暢也張子見二程後渙然自信盡棄異
學濶如也則其受切憇之益願不大哉

伊川曰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
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
強揣度耳此言學貴實得實有所得則義理足以養心不
患心疾也學道必由思慮思慮皆可而有得而欲
驗其得與不得之候只須自家心氣上體勘便分曉蓋從
容饜飶而自得者胷中道理浹洽無制縛無拘礙心安氣

順如論語之言時習而說如孟子之言資深逢原皆實得之驗也若苦思力索略見髣髴亦自以為得之矣而勞心耗氣精神不條暢守著這一事未見觸處洞然則實未得之驗也特勉強揣度已耳更須涵養到熟熟則自得之不患心氣之勞耗矣 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

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

致心疾者 承上而言有謂近因學道遂致心虛之疾者此

能無虛實虛則疾病因之聖賢或亦不免然未聞有學道

而致心疾者疑思慮能致心疾必非能學道者也或謂前

云心氣勞耗得母虛乎愚謂勞耗是思慮未熟覺心中無

受用處久後自條暢恁地快樂那會虛虛則疾病不能思

慮矣程子前恐人於勞耗時認做實得不更求進後恐人

以為勞耗易致心虛併廢思慮故云然也垂訓之義大矣

伊川曰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

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儒者之學將以

者雖無其事亦可以其理信之若無其理則斷無其事如

鬼怪之談總屬異說今人不察多雜信之只因燭理不精

不向大源頭上體究胡亂就事上理會事無盡期憑空臆

度則展轉游移邪說易入是以君子貴窮理之學也學則

通乎陰陽晝夜死生之道可以知幽明之故而鬼怪異

說何足以惑之哉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夫子曰學而不

伊川曰學原於思 思則罔孟子曰思則得之周子曰思者

聖功之本自古聖賢言學未有不以思為要者是知學原

於思不思則口耳之學茫無實得知行都無由進矣故程

子言此以 示人也

伊川曰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

似其意味氣象迥別 學聖人者將以求進乎仁也仁有生

月一至者方其至時亦是實造其域窺見堂奧故視三月

不違久而不息者當場所見其規模亦略相似然有內外

賓主之辨意味氣象總是迥別蓋不違者意味浹洽則氣

象渾成若日月至焉不免勉強痕迹如一座宅子安置器

用物件日在家中者種種習熟起居自覺便須潛心默識
 適久客纔抵家雖用得著到處終見生疏耳
 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
 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
 於其別處正須潛心默玩使其淺深厚薄之氣象一一融
 會則所見者大庶幾自得此之謂善學聖人者也蓋學者
 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知其氣象氣象非一時摹擬得
 出熟復玩味便覺明白親切若只於名上理會究竟不違
 是如向至是如向茫不知分曉則為講論文義之末耳非
 心得也愚謂熟玩氣象是從聖人文字上以心體之而察
 其所以然非資談柄而已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
此章問答見行由於知未知而
 欲勉強行之不惟躐等亦不能久也易云忠信所以進德
 忠信存誠也進德力行也問者之意以為行可勉強而進
 知不可勉強而致似致知為甚難學者俱從事力行可耳
 不知天下有既知而未能行者未有不知而即可以行者

伊川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

是觀卻堯學他行事然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

動容周旋中禮
程子正其不致知之非以為進德力行固學所貴然知行相因必先知而後行如堯

聖人也其行事可學也然無堯之聰明睿知而遽欲學其
 動容周旋中禮得乎雖堯之聰明睿知由於天授不易幾
 及然循循由格物窮理漸向上去則聰明睿知如子所言是篤
 睿知自生否則正牆面而立如何行得

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
儻以致知為難而欲勉強力行如或人之所言則未辨是非但

知篤信擇之未精遽言固守所信恐未必止而所守亦僅
 出於矯制非默識心融從容自得而固有之者所謂固
 有之者知得此理不從外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
 求不得不信而守之耳

強行者安能持久
忠信是誠意之事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大學知所先後之序也未致知便欲誠意則凌躐等級而先後之序紊矣且勉強行之安能久而不變欲學堯之動容周旋中禮蓋亦難矣
 除非

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

此以下又正其言勉強之非勉強則不樂

不樂則覺其難所以然者燭理未明故也欲求其樂須先明理蓋理是性中自具合下便善循之而行本無拂逆如動容周旋閒知手容之宜恭自然以恭為樂知足容之宜重自然以重為樂非待安排而使之然也然地快活易見其難人只於理有所未知不免私意穿鑿臨事安排布置便覺難耳惟其難也所以不能久也知有多少

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

也由是見致知之為要而所謂知者非可一槩論也有多少般數因其多少以為淺深知得一分則行得一分知得十分則行得十分如徒就外面理會卻於裏面未理會得瑩淨便是知之未真真知者知之至也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忠便會盡信便會立泰然行之日進無疆雖不能篤信固守之功而亦何待勉強乎夫子謂半途而廢吾不能已朱註謂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此可以見矣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

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此又自言其致知之漸以身示教也

言少時解釋經義已用許多格致工夫但年益進則知益進知益進則行益進故文義無異而意味自別知之有真有不真也此見程子進德之實可為學者之師而學以致知為先不可不亟講耳

伊川曰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

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

處其當皆窮理也

此示人以格物致知之功也理具於物之中從統體上推出萬物同此一理從

散殊上看來一物各有一理須是一窮究其理方有以順性命之正處事物之當而窮理之目亦不一其端或讀書或論人物或處事皆當隨寓而窮之其從讀書講明開示本原而得之者固多從討論古今分別是非而得之者最捷從應接事物處置各當而得之者最實無時無處不用其功而窮理之方始盡也

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

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

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

有貫通處此又因或人之問示以用功次第也學者務博

理使到亦無此容易法門故答或人曰怎得便會貫通蓋

到了貫通時候難道有箇異理但方格之時則雖明睿如

顏子亦不敢如此說只要積象多後自然見故一日一件

者次第工夫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

而遽責其全則為自固但求麤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畫

又訓格曰至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向俱到不可移

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有是物即

有是理故必即是理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

極則事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

已也呂東萊訓格字則以為通徹無間吳敬庵曰通徹無

間亦至字之義然比之至字較

明白而深長合而觀之可也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

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

象多後自然見去

上積習貫通之說既示人以窮理之務矣又言所務於窮理者非謂馳情浩博

必盡窮天下萬物之理而無所遺也又非謂專守簡約止窮得一物之理即到貫通之地也夫理不勝窮聖人且有

所不知物各有理執一何可以該萬二者均失是以窮理之務無他止要日積月累由少至多則聰明以漸而開事

理以漸而著自然不待推測擬議而無不見矣蓋既不失之於博又不失之於約斯為窮理者所當務也○此一節集解闕

照原編補

伊川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

此欲人善用其思也思曰睿洪範篇又睿通微也人心本自虛靈靈則通

故致思以窮理久自通微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

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

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能通微則無不通而或於一事思之未得權將此事放下別換他事思之

不可拘守此事勉強求得蓋人心是活物而知識有偏暗處者是於這處被物遮蔽且暫置之後來觸類旁通蔽自

近思錄

卷之三

七

然去睿自然生若強思力索則滯於一隅
故人不可不思尤不可不善用其思也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伊川曰

只是致知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人之為學固要識力並進然識高則力勇力量

未至還是知識未明而知識之所以蔽固者則推致之功
未盡也故或以為問而答之曰只是致知蓋真知事理之
當然則力量所進
自有不容已者矣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伊川曰不必如此說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理散於物而實管於吾心

故物之理即己之理天下無二理也若分觀物察己而二
之謂見物還須反求諸身則以物我為二致矣故不必如
此說蓋以其迹觀之雖有彼此之分以其理論之則明乎
彼即曉乎此內外之道皆為性之德本是渾成合一的無
內之非外亦無
外之非內也 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

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欲致知者近取諸身先求之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固可即己之理以通萬物之理
然一物各具一理即如一草一木亦勿放過須是潛心體
察積久後融會貫通方算得物格而後知至故不能合
內外之道則無以知天下之理之一不能察物物之理則
無以知天下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
之分之殊

多曾次自然豁然有覺處人心本有覺而未免於昧者惟其於事物之理理會得少耳故

自一身之中推而極之以至萬物無在非理也但能隨處
察識理會得多則曾次之間自然有覺悟之處矣○按上
段曰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習多後自
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再三言之惟欲
學者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
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斯道之大原至吾心
之本體物既格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
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乎觀理之煩遠希一貫之妙或
專滯文義之末終昧上達之
旨皆不足有見於斯道也

伊川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復引洪範之言以明致思之效

思能通理聖人是全盡此理故充其思之睿可以作聖譬若掘井漸漸由渾得清初用其思者疑慮方生心地雜亂亦不免有溷濁之病到久則是非判而疑慮消自然明快而作聖有基矣掘井不及其清者而止則為棄井也

問如何是近思伊川曰以類而推

此亦人以近思之方物各從其類因吾所已知

者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若是真箇劈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自亦不難故近思者致知之要而類推者又近思之方也若遠去尋討便不切己朱子以近思名篇厥旨深哉

伊川曰學者先要會疑

疑者悟之階也會疑便是用功於學或於理上推不去或平時見理

以為如此於這理卻又不合便自反覆求解弗知弗措若非故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

方始是學至哉言乎

橫渠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

此言正道明則怪妄自消學者當堅守其正也訪問也耳物異為怪神妖為姦張子以異之問及謂此固無難語

者但灼理未精則語未必信君子貴先窮理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

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

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

任天下之至奇至變總不外於此理性即理也天即理所從出

也故孟子之言知性知天反始窮源通徹無間之學也學至知天則有以探其從出之源而知一本之所以萬殊理所當有便有此物理所當無便無此物了然明白返求諸心而自諭之亦不須提命告語而後知矣豈有語之而願不信者乎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

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暮年吾道勝矣

若學未至於知天則

知有或昧而異端之徒往往勦為姦怪之說以劫奪吾道之正所以諸公今日亦不免談論及之但當堅守其正勿為所奪就日用倫常光明正大物事漸漸上進久而不已則馴至於知性知天而所謂怪異者不必攻辨自然識破約略其功候不過一歲之閒吾道勝矣朱子云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不必深與之辨與此意互相發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閒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若不能堅守吾道作騎牆之見以為物理無窮姦怪或有只付之變幻不可知是胃中懷著疑胎吾學有可以撓之隙外物亦易昏我之明將所謂姦怪之來交錯迭見而我卒無所折衷以自存其是其溺也必矣豈天下真有怪妄之事亦我之不達於理而已矣

橫渠曰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

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

此因論語之言見學者當領會實得勿徒以性命資談論也性者人所得於天之正理天道則造化流行之妙性與天道是一是二惟仁可以該之子貢既明說夫子之言則其言雖罕亦時於平居常言之矣而以為不可得聞者蓋聖門學者實以仁為己任期於身體自得不得以苟知為聞也苟知者徒竊其說未曾了悟了悟則深達其理幾乎自得矣子貢是知至之後得悟一貫之傳因有是說而張子恐後之學者高談性天實無領會故引子貢言以發之

橫渠曰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義理之具於物者莫不有表裏精麤今人都從外面觀得麤淺便自以為義理之學是獵取而非有造也須深心沈力窮究到底方有造耳淺易看過輕浮用事豈有得乎善乎朱子之言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

橫渠曰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

人處猶是心心具眾理必於眾理推究全盡方完得心
空疏者算做心之本體而此心細入無間矣故不特大段
三月之後猶有未達之一問則此一問則此一問心理未融猶是心
麤直須義精仁熟全體不息而後可謂不麤此則聖人之事也

橫渠曰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

難然後其心亨通習重也坎險也上下皆坎為重險之象

坎心亨之義以明博學於文者只要悟得此意初開義理

未明有所齟齬胷中疑難如歷重險積習既久自脫然有

貫通處則心亨也人可以險阻艱難

自疑畏而不求進於心亨之地哉

橫渠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合下節即日

所能之意也義理有疑於心者只緣執而不化心有所係

客不能推而廣之是以知識為之蔽塞須濯去舊見如去

渾水引出清者來便覺新意活潑流動而疑可釋矣今學

究家固滯不通多為舊見不濯之病張子此言示人之意

矣切心中有所開即便剗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新意既來舊

所未知者而今知之是心中有所開也隨手筆剗記錄以

時觀省則已知者可以不忘若不記則旋得旋失安能思

憶得起猶山徑之蹊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張子處處安置

筆硯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生平用功正

是如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閒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

此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此又言朋友講習

自進更須得朋友之助若於一日閒剖析疑難覺意思有

些差別即須日日如此蓋會聚一番精神便收斂一番講

習一番義理便開發一番其進無涯也張子見二程其

語道學之要遂渙然自信此亦自以其得力者語人乎

橫渠曰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

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此言不得於言當

不得處心中不開正鬱而將通之候最好用力若天下事

都容易得更何用思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此

時復審思明辨自然至於有得乃為善學若冥然悍然如告子之更不復求則亦終於不得而已矣此其所以不知性不知義而見斥於孟子也按孟子書謂不得於人之言此云說不得則已心之塞而有不得也釋文少異但當審思明辨則一耳

伊川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讀書是格物第一義則看文字不可不求作者之意然必先曉其文義而後意看得出所以訓詁之學亦不可不用心若於文義有所未曉謂可略觀大意必至穿鑿附會失立言之本指矣或謂尋章摘句反成學究者何也曰正坐不曉文義耳古人立言各有所指須看他前後又義如何或一字分數解或一義分數類或斷或續或單或合或緩讀或急讀學究家不潛心理會誤執舊見拘泥不通遂使作者之意不明豈云曉文義者乎

伊川曰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

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讀聖賢書須要自得於心非以徇外

誇多為務如六經聖人明道經世之書學者所當玩索而涵泳者也然其言浩渺驟而讀之有難以盡曉者且於六經之中各認得其路徑如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之類既知所趨向矣就中自立一箇門庭如詩之貞淫正變書之帝王升降之類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則浩渺之難曉者漸次求之胷中當有灑然處此在善學者反求而自得之不務自得即遺書所謂游騎無歸矣

伊川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

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

此欲人平心觀理不必強生穿鑿也文字皆理之所寓理在目前凡解文字不可以崎嶇委曲之心解之但平易其心就見成話看見成事自然見理所謂理者非他只是為人之理著乎日用之間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大路易知而可行者小雅大東之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平而且直豈不甚分明乎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聖人之言正所以明

理也或震聖人之名而謂其言必深遠豈得徒以淺近測之故程子曉之曰聖人非能有越於理之外其發而為言亦有時就近處說有時就深遠處說其實深遠處亦是此理如近處更自明白切實強要着做深遠則是以私意窺測而失之鑿矣豈所以為聖人之言乎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

近如地願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揚子不達於聖人之言故其著為法言以聖人之言為遠如天而以近如地者為賢人之言豈知聖人包蘊無所不盡語遠而不遺乎近語近而不遺乎遠其遠如天其近如地不必分遠近而二視之也自賢人以下則不免所見之偏而言或滯於一隅耳按此條正為強鑿深遠者發言聖人只是明理言雖近而指則遠也

伊川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

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

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此於孟子書中偶舉見例

欲人識讀書之法也讀書貴識大意有背理之遠而以為不泥文義者固大害事若滯泥不通而以為理會文義則亦徒費心力如孺子侵鄭及舜完廩浚井二事孟子只是就事言事一取其不背師一取其善事父書中文義不過如此太泥字句反生支節以事君之道律庾斯以井廩得脫之故詰虞舜此中便有柄鑿處窒礙不通故格物窮理必歸之通儒也

伊川曰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學固以類

而推然有不類而實類者有相類而實不類者義各有所指耳安可徒以相類之故而泥為一義如泥為一義不知變通則字字相梗矣惟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意別則義自別義別則文之類者亦不類如充實之美說在己詩稱美刺說在人同一美字非同解即此可見竊怪今人解書借彼影此徒知掠字句之形似模糊那撮反於本處意指如風馬牛急當以是正之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

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

此言說經者要周徧精約也陳忠肅公名瓘字瑩中隋王通字仲淹號文中子終日乾乾者乾九三爻詞文中子取此一句以蔽全易而瑩中愛之謂其說最盡又推到文王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若有合於夫子一言蔽三百之義也

伊川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凡經義中每章有每章道理不可通融如不論文義所指

程子以為

只管借其一語故意節節推上去則隨手拈取那一語不可通得而其實非也夫易之道廣大悉備非終日乾乾句便謂完盡無餘據此一句是說九三憂懼之地重剛不中欲使占者玩其象及時進德修業耳硬將此句推到不已一層又推到道一層推廣言之究極其義自然是盡只是論乾之九三則有九三一爻的道理論全易則有全易的道理不得如此模糊混看也今人看書心麤獵取大意終成廓落正坐此病

伊川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

是自見得

此取論語之言逝者示學者當切己體察也逝者之可指而易見莫如川流故夫子發以示人亦可以

見聖心純亦不已之妙實與道體契合而學者所當時時省察無毫髮之間斷也故這裏須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

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

釋字思叔程子門人因程子之言故有見

於無窮之義程子又云不可以無窮二字便了此義蓋往過來續必有以宰乎往來之中不二而不息者反之於身而得推之天地而準若只道一箇無窮莽莽蕩蕩終沒巴鼻故朱子亦曰固是無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

伊川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

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

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書

此讀書之法當反之於己致其實用方為有得也今人徒事口耳了無心得名為讀書其實不會讀書如夫子之言誦詩者不可鑒乎未讀詩時不曉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未能溫厚和平長於諷諭則其不達於政不能專對四方固其宜也若既讀之後須是一面於風雅頌中思索義理一面反到自己身上體驗力行確然如此方算讀詩之益否則三百篇中並無一句受用何益之有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

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

又引夫子

之訓伯魚者以例之未讀周南召南則於修身齊家道理不會理會固無怪於正牆面也到讀了後王道風化之本既已體認精察自可見之躬行何至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故必不為昔日之面牆方是讀二南有驗以此推之讀書之非尚口耳明矣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

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讀也

來看

讀書無他法只是既讀之後非同未讀之前此便是法如論語中教人做聖賢變氣質所以為人之道盡矣學者著實理會務要穿透入去湊到身上來自然長進若未讀是這箇人讀了又只是這箇人便與不曾讀一般枉費工夫豈不可惜反乎此則以我觀書可處處得益而有日新不已之功矣

伊川曰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

作為乃有益

聖人之言無一字無下落處故凡看文字要逐字研究如論語言教民可即戎而約以七

年言王者仁天下而定以必世言勝殘去殺而期於百年
都非虛語當思其治效之遲速淺深以究其規模之設施
次第了然曾中方為明體達用之儒而所
讀之書實見其益此亦致知之一事也

伊川曰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解經可

者謂文義也緊要處不可不同者謂道理也如心性理命
之旨道德綱常之要本領一差則學術都差若止字句之
訓詁意見各殊固無甚害夫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孟
子云吾於武成取二三策朱子取胡氏春秋謂其明天理
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
皆於緊要處留意也

焯初到問為學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

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尹焯字和靖

最重讀書書是聖賢做過工夫開示後人讀之體驗到身
上來豈不受用然不必貪多務博須得其要蓋義理根源
本自貫通聖賢議論若合符節苟得其要之所在此處透
得過別處亦透得過書雖多無異道也若多看而不知其

要則如藏書之肆而已頤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
與書中意味有何交涉

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

得因自道其生平之學以教之蓋讀書貪多有刻苦迫切
之病有涉獵鹵莽之病自然記不得故程子謂少時如
此今都忘了是從前所學者非我有也須將聖人言語熟
復玩習記之於心令其意味浹洽然後力行以驗其所知
則所學在我而由約可以觀多朱子謂陳正
之初極魯鈍後卻無書不讀其知約也夫

伊川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此教人

序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而孰者先
孰者後混淆不得倒置不得初學者最有依據故為入德
之門蓋其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
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語一書多就事言
而理在其中蓋天理人事精蘊無二致下學人事即所以
上達天理也孟子言學宗旨只是性善言王政之要只是
教養二書自有要約處故朱子亦謂不先乎大學無以提
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

極中庸之旨趣須先讀大學次讀論孟

伊川曰學者先須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

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

然見得長短輕重孔子折衷六藝以立言而孟子得孔子

見知之傳凡所言者皆切於人倫事物

當然之理而本於天命之性故天下道理盡於語孟學者

先讀其書得其要領處則道理爛熟以之推明他經本末

精麤無不洞曉如持丈尺以較長短用權衡以稱輕重其

於事物必無差錯若未嘗讀論孟而遽欲窮他經猶無量

之衡無寸之尺亦何所據以取正乎故朱子用四十年工夫

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訂定論孟集註正要學者仔細

讀也

伊川曰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

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

來涵養成甚生氣質論語所載多聖人與諸弟子問答之

辭大約因其氣質而進之以涵養之

功也讀者能設身處地於所問者如己之求釋其疑於所

答者如己之親聆其益則自然玩味有得推之以讀孟子

亦用此法意味浹洽涵養之久將來成一箇絕好氣質甚

生猶言絕好也蓋學之不能變化氣質者為其讀書不見

真切耳虛心細心熟讀而體之於心當自見功

伊川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

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大凡讀書

而終身無所得者以書自書自我也今人看語孟且須

讀之甚熟玩味之久咀嚼出意義來直將聖人言語為切

己之事勿作空言看過方為善讀語孟者蓋二書備詳致

知力行之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日用事物那一句話不

切於學者之身心學者看得二書切己便終身受用不盡

否則只作聖人說話震之誘之唇舌應付釋卷茫然矣

伊川曰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

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是之蹈之者一部論語幾樣讀法只因用功有深淺故其所見不同全無事者全無所得也得一二句喜者這一二句是入頭處從此著實理會便知聖賢格言自句而樂之矣學者由喜而好以至於樂庶乎聖人之意可得而見歟

伊川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非謂治語孟便可不治六經然六經之要旨備於語孟先以語孟為本曾申有箇丈尺權衡以此權度事理自是容易不治而明者猶言易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

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因槩論讀經之法蓋聖人作經之意總以明道聖人之用心總以先覺覺後覺聖人之所以至聖人總是能盡其性而無損於天命之自然吾之所以未至者必行之未盡吾之所以未

得者必知之未精就聖人身上一一體究又反於吾身一一推勘當有悟其所以然者勿作說話混過也句句

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句句而求則字辨句析不失之鹵莽晝而思則心理浹洽不失之扞格又平其心不為艱險崎嶇之見只於明白正大上尋討易其氣不為好高浮囂之習即在切近著實中涵泳闕其疑不為穿鑿附會之解俟其融會貫通時發明如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聖人之意即道也得聖人之意即知道也道者吾身自具之道亦天下事物當然之道有以知而得之則亦將至之矣是在乎善讀

伊川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論孟二書

自日用倫常至於天人性命自灑掃應對至於精義入神體用兼明精蘊畢備乃斯道之統會也讀之而不知道則章句訓詁之學而已雖復博涉乎簡編之多終何益矣有志知道者宜盡心焉

伊川曰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言語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

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卻待與整理過

剩餘也猶言多也聖賢語意包

含完滿後人一偏之見則未免有破綻處故讀語孟子者只熟讀精思則義理本周密而其意自足若出已見以語言自為詮釋恐於聖賢言中言外之意不能包括無遺而反失之疏漏程子因自言昔日曾作論孟解後來思之又似剩剩者本旨尚有餘於所解之外也故卒不復為只將先儒舊解其中有些錯會處待與整頓使勿復錯而已其餘不敢復贅古人之慎於解經如此世之管窺蠡測妄竄古書者其不大失聖賢之意也幾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

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聖人之道隨處皆有

妙義都要一理會俟其融貫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若欲於語孟中擇其緊要者去看固亦是好然揀擇闕處未免

有得此遺彼之病義理單薄縱有所得終不浹洽如喫飲食者擇味下筋腹必不充惟釋氏徒主空寂一見了便無剩義可再推求吾道則不爾也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之問其後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

伊川曰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款動之有

吾與點也之氣象

詩三百篇抑揚反覆皆出於人情之不

然涵養條暢於道德之中款慕鼓動而不自知便有曾點浴沂詠歸之意蓋曾點是見得性分之內萬理畢具其樂無窮故夫子與之學詩而有所感發興起則天地之大品物之細寓之於目觸之於心洋洋灑灑豈不有此氣象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

夫人學詩而能

興者良以詩人之詞寬平忠厚最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吟詠之閒鄙吝既消性量自廣覺得天理周流汪洋浩大觸處皆此意象詩能理人性情如此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

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

伎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

此以明道之善言詩為學者讀詩之例也詩之為教往往

以有盡之言寓不盡之意拘其義類泥其字句便少滋味故明道先生善言詩不在逐處解釋但將詩中文義從容玩味恬吟密詠自有天動神解之妙即如衛風雄雉之篇所云瞻日月而憂道遠者彼第將四句吟哦一番徐曰思之切矣所云勸德行而戒求者彼第用箇終字又將四句吟哦一番遂曰歸於正也矣字也字呼應頓挫而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悠然自見於言外學者當就其神思遐曠意象渺茫之中想見其所以言詩之妙不然此二句盡入曉得非先生

轉卻一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

親炙之也

此亦上段之意多著訓詁非鑿則滯明道不下一字訓詁只轉換一二字於血脈疾徐唱歎高

下之閒指撥出來便使作者之精神與讀者之精神兩兩活見忽然省悟這段妙境親炙其下者聞其警歎真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趣雖極魯鈍亦能領取謝上蔡蓋真有得於親炙者故不覺又欣然曰古人所以貴於親炙之也親炙言親近而薰炙之也愚謂凡讀書者曉用明道點撥之法便是會讀書又作文者曉用明道點撥之法便是好文字何獨說詩為然乎

明道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興觀羣怨

詩之益備矣看詩則己之真性情流露必能變化氣質長一格價故不可以不看詩

明道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

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

當如此孟子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恐單泥一字之解有

法字法長短難以參差多有暗藏曲折處故解詩者不得

篇曰有周不顯言周家豈不顯乎是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矣此類可以例推

明道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

治民舜所以事君書以載帝王行事而道即存乎其間不

時親為其事安見帝王之道之所以異又見帝王之道之

所以同如堯典舜典二篇其文無多而堯之治民舜之事

君已具見矣必於讀之時詳察其所以然則異日之事

君治民自可本所學以應之至於讀謨誥訓誓皆當如此

此家修廷獻之資也

明道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

雜記更不分精麤一滾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卻卑

說本便遺卻末道之體用相涵本末高卑原自一以貫之

傳授心法而子思述之以傳於孟子者其書所言雖多雜

記非出一時渾成說話卻更不分精麤一滾說了始言一

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其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

修道之教言中和則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言政則本之

於達道達德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可謂高卑畢陳

本末無該合讀之者想見斯道本然流行之妙非如後人

之書語高而遺其卑語本而遺其末淪於空虛而不識

天下之大本達道者也故學者必會其極於中庸焉

伊川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此程子自

所以作欲人由辭得意而盡乎變易之道也陰陽變易而

生萬化聖人則之而畫卦爻故名其書為易見所以變易

之故皆出於陰陽之道之當然而此書之所由作總以教

人體卦爻之變為隨時從道之方耳朱子曰如乾初則潛

二則見之類是也若非天地間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

本有許多底道理易何為作哉

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

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天下之理散入六十四

是以前其為書也就中所含蓄言則極其廣矣就外所包括

言則極其大矣廣大悉備皆本於太極兩儀繼善成性之

自然是順性命之理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而得其晝夜
 上下南北高深之所以然是通幽明之故也有以見天下
 之賾而擬諸其形容是盡事物之情也先天下而開其物
 使知之明後天下而成其務使行之就是示開物成務之
 道也惟順故通通故盡盡故有以示之聖人恐後世不順
 其理不通其故不盡其情而物無由開務無由成故數聖
 相承而共為一書其憂患後世可謂去古雖遠遺經尚存
 至矣後之讀是書者其可不加意乎

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
 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
 源此傳所以作也今之時去義文周孔雖遠而其遺經固
 在也神而明之吾儒之責然而前之儒
 者不得其意妄為詮釋使後之儒者徒誦其言反失真義
 自秦以來蓋斯道之不傳久矣道無終息天生程子子載
 傳燈斯文在茲故心焉悼之不忍其湮沒沈晦後人無從
 講習用是不能自己將使後人循流而至於源因作為傳
 以發明之蓋心聖人之心者也沿流而至於源因作為傳
 求源即下文所謂由辭以得意是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

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

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約言作傳大意無非與聖
 人之道相發明聖人之道

四者即下辭變象占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
 少之變象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占者吉凶悔吝厲
 无咎之類尚取也謂尊用之也辭者言之則故以言者尚
 其辭變者動之時故以動者尚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
 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是辭變象占皆奪所
 尚而天道之吉凶消長人道之進退存亡繫辭焉而命之
 動在其中矣故推辭可以知變而象非辭則象無由明占
 非辭則占無由決是象與占亦皆不外焉讀易而不得其
 辭聖人之意其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
 不可得而見乎

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
 通其意者也玩習也謂觀之詳也惟其變與象占皆具於
 辭是以君子之於易也在平居則觀其象而

玩其辭以求盡乎卦之理統全體而言之也到臨事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各盡乎爻之用指一節而言之也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無所不盡其理用易則因一時所值之爻究之動由於居占視乎辭故辭不可不得也既得其辭而不達聖人作易之意者猶或有之若不得其辭而通其意則斷乎無矣人當逐卦逐爻句句尋討務使其辭可以見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之行事應接之間也

源顯微無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蓋有象有理斯有象理至微未形未見者也象至著已形已見者也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理中有象是體用一源也象中有理是微顯無間也知其一源無閒則觀於理可以得其會觀於事可以得其通而日用之常於以流行矣蓋理之所聚易生窒礙於會處得通故可行也典禮者典常之禮也其理則於辭無不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仔細理會俱有下落而不善學者昧昧也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學之善者必須自用以觀體自顯以推微是欲求聖人之言者未不自其辭之近也若以其辭為近而易之則不可以學易非能知聖人之言者也故今日所傳正不敢忽近而務遠祇因聖人所繫之辭而發明之若夫由辭得意擬之議之以成其變化則在乎人焉雖聖人不能舉以詔天下後世也夫聖人憂後世之耳目心思不知天地萬物之情而為卦爻之辭以開示之程子又憂後世之章句訓詁多失聖人設卦觀象之辭而作為易傳以發明之同

伊川答張闕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此言理為象數之本不可尋流逐末也張闕中使速傳故答言易理難盡自度已之精力尙健日就月將學與年長冀有進益再可改訂又來書之意以為卦爻由

圖畫而設易之義起於數而不知非也易有太極太極者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極數知來之道備焉理無可見聖人作為易象者以明理也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象而知數是理居象數之先而為易義所由起得其義則象數俱在中矣故以易之義為起於數者其說非也必欲窮象之隱微

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

若以為義起於數則耳目有限思慮未周懸斷臆測而必欲窮其隱微盡其毫忽是不務求其本而為尋流逐末之見如京房郭璞之流乃術家所尚豈吾儒所務哉要之理象數三者原不相離探其本則末不能外測其末則本恐有遺此程子意也

伊川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時有盛衰勢有強弱知時識勢則變易以從道正所謂時中也

伊川曰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

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此取大畜卦爻以明識時

勢之義也乾下艮上為大畜大陽也畜止也乾之三爻皆為艮所畜故以四畜初以五畜二初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時不利於進勢又必不能進也四五兩爻皆柔所應初二皆剛似當以初二為善四五為邪乃謂陰柔足以止剛者蓋畜之時主乎止而四五位據乎上又有可以止之勢則其象為以柔善而止夫剛惡也學者不識此意必昧進止之宜至於犯災取尤而不足以得喜集慶矣故時勢為學易者所當深識也

伊川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

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葉平巖曰二者內卦之中五者

外卦之中皆中也三者內卦之上四者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則為當位反此者為不當位當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九二非正

也而曰得尚於中行蓋以中為美也蠱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亦皆正也而三則有三年之愆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中為歉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時措之宜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者隨時而得其正故中之義重於正於九二六五觀之可見也葉說備矣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

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

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

八十四件事便休了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五為君位

妨然易之為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得只看人如何用之耳

若占者所處之地當此爻則可以此爻做此地位如當儲

貳則做儲貳使亦不害但聖人作易稽實以待虛一卦一

爻足包無窮之事不要只以一事拘定說若太拘執則三

百八十四爻難道只做三百八十四件事其餘都推不去

蓋他書是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

託都說在這裏故曰不可

為典要又曰惟變所適

伊川曰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

用賢人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

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

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坤厚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奇偶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只是陰陽錯綜交換代易

而所處之時既異其用亦因以異故看易且要知時知時

則隨各樣人隨各樣用不能強同而無所不通非謂一爻

只當得一人用也即所問坤卦固是為臣之事難道厚德

載物人君不用得著推之六十四

卦皆可相通在人神而明之耳

伊川曰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反覆往來上下者陰

爻亦有之在卦則反復者如姤復之類往來者如賁无妄

得其位之類往來者如陰陽自某卦往某卦來之類上下者如承乘比應之類蓋反復往來者變易也上下者不易也易中只此一義

伊川曰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天地開別有甚事只是陰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故聖人作易以示人大無不包細無不該自乾天坤地離明坎幽之類以至於說卦中稱名取類如昆蟲草木之微物莫不有合者陰陽本於太極其理本一貫也

伊川曰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腳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天下事變易之中有不識此意只於易之卦象辭義巧為穿鑿空作一場念過若

念不熟以意添減如不知兀子之方圓平直易其常制都必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為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陰陽不測之謂神易大傳文張子曰兩在故不測而朱子本義引之言即陰而道在於陰即陽

而道在於陽此其所以無方而變化不測也當日未經張朱之解義本精深故以此為問伊川微窺定夫之心未曾深思率爾請問故不答而直攻其心欲其反已致思也蓋疑了後問一與之語鬱而能通便渙然冰釋久必不忘自是切問若揀擇來問心沒緊要口頭搬弄縱與之言過輒忘了那有實得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易無窮經數聖人而後成書包含天地萬物今雖熟讀精思作為易傳豈遂了無餘義俟後人推求故只說得七分蓋理本生於人心加一番體究必更一番明透亦是虛心亦是實話

伊川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

立天道成地道平

此程子自序春秋傳之所以作欲學者因此以極聖人之蘊復三代之治也春秋

秋一書即人事以明天理本天理以行王道故程子從天長之任則必無歉於君長之道而後無負於天生民之意故為之制節謹度以息其相爭相奪之風道在有以治之為之播植佃漁以遂其相生相養之業道在有以導之為之庠序學校以盡其人倫物理之常道在有以教之三者具矣建極秉彝而人道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山川二帝奠位而地道平三極之道盡焉非甚盛德孰克當之

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

湖自洪荒之世草昧初開而天知生民之各因時而立政道不可不著為政也是以堯舜而上代有

聖賢漸次開闢相繼為治夫以聖賢之姿得一人焉已可盡生民之道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風氣各有所宜聖人

亦順其宜而已誠以人事準於天道不先天以開人而當其可之謂時各因時以立政也是故平地成天六府三事萬世之治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自堯舜始

文之更尙人道備矣天運周矣

風氣日開規模日廣故自堯舜以下帝降而王夏后

商周聖人迭興議禮制度考文三重之事既已備具如天開於子周建子為天正地闢於丑商建丑為地正人生於寅夏建寅為人正皆本三才為更始則天運周矣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皆本仁義為致用則人道備矣此以上言二帝三王順天應時盡其君長之道而道在於上則其事行者也

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

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

若夫三代

而下王者迹熄世遠言湮雖有銳意復古之君無所考證未免私意妄為而於先王之道未必有當其尤謬者秦建亥為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則於三才之更始者謂何而天運失其序矣其尤悖者漢以智力把持天下謂漢家

自有制度則於仁義之致用者謂何而人道失其正矣世變日甚彼豈復知二帝三王之道有心斯世者不得不引為己 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責矣

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也

夫子生當周季有出類之才無君長之任不得已作春秋假魯史舊文立百王大法

上接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中庸所謂不謬不悖無疑不惑者於是乎在蓋天地鬼神同此理三王百世同此心而道在於下則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其說長者也

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

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

贊助也游夏於聖門擅文學之科而不能贊一辭者胡文定所謂筆則筆削則削皆

裁自聖心而游夏不能與焉者也顏子幾聖人之道故嘗

聞之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要亦明聖王之

大法而已故程子引以為據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

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

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

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

衡揆道之模範也

未筆削之春秋一國之史也既筆削之春秋天下萬世之經也後世不察亦僅

以史視之謂義主褒貶而已而不知其為經世大法也春秋之大義可炳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尊內攘外貴王賤霸扶陽抑陰如此之類不過數十乃易見耳惟其迹有所嫌

不得微其辭辭微而未嘗不顯事有所諱不得隱其義義隱而愈所以彰以時措之悉合乎宜此非明曉通貫不能深知其意也蓋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或有功宜揚

而反抑之或有罪宜誅而反縱之或功猶未就而先予之
 或惡猶未著而先奪之或本尊也而故退之或本卑也而
 故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以酌義理之安而無偏無
 跛參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劑寬猛之宜而無過不及存
 是非之公而無毀無譽一時輕重之權衡由此而準萬世
 軌則之模範由此而立乃真經世大法而僅以史視之可
 乎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

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

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由是觀之春秋殊未

易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此事屬辭必合全經始見精義如測化工者統觀百物然後知其神欲作室者先聚眾材然後備其用徒執一事徒拘一義欲畫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難矣故學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默識心通然後可以造其微焉未及此而治之則其說多鑿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子悼夫聖

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

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

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夫子作春秋之意欲使後

王知折衷也後王苟知此義則經文具在善惡分明依而行之即非禹湯之德亦可成三代之治而秦燭一厄斯學不傳千有餘年及今不講則聖人之志終沒於後是以慨然作傳發揮聖意蓋不通其文則不能明其義不得其意則不能法其用惓惓之心正為此耳古今作春秋傳者始自程子而胡傳祖之簡當精切可謂極聖人之蘊奧矣猶謙言未能只使學者得門而入亦猶夫子自言其義竊取焉爾蓋聖人作經以明王道王道即天理也程子作傳以翼聖經聖經即道統也守先待後功豈淺哉

伊川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

切著明者也

道將見之用用皆本於道其揆一也然詩書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秋

人病不知醫製為藥方以備不時之需春秋隨人之證投以藥劑可試國醫之手夫子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

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其所以任知我罪我之責乎有

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

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分別觀之者亦有不分別觀之者其間言之重詞之複

如記盟會征伐之類或詳舉列國君大夫或贅衍年月日

時與其地其事蓋欲成書以便後人之觀覽其勢不得不

如此必欲各求異義則鑿矣至於字法之有異及上下文

分別看耳是在學者神而明之也

伊川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

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以正情書以制事易以明變禮以正行猶律

令然律令者製為刑書禁人勿為惡春秋則其事於某律

某罪用某法斷例分明其中之輕重大小實見之用者也

前以用藥譬之此以用律

譬之俱是一般意思耳

伊川曰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

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

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此言春秋為窮理之要然必

識得義理分明而後可以窮

理也人不學春秋守經事不知宜遭變事不知權故學春

秋亦善春秋一句為一事是非存於一句中乃窮理之要

若論他經亦可窮理只是論義當如此不若春秋有事迹

可按是非較然著明尤為易決以為窮理之要洵非無故

矣

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

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然欲窮理必須識理未識理而

我平居嘗語學者教他先讀語孟謂語孟如丈尺權衡好

以此度量事物也讀語孟後似可窮理矣而此中尚有幾

微疑似之辨未易分曉更須讀一經然後可看春秋所謂一經卽下文言中庸是也總要識得義理精微之極然後可察人事是非之機故其先後讀法如此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閒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

事之是非固準乎春秋而春秋以何者爲準其無如中庸乎春秋之法卽中庸之中也中不是鐵版一定的要量度以取中故無如權須權乎時而不失義理之中始爲能讀中庸之書若以禹稷顏子較之謂禹稷手足胼胝未免太急顏子閉戶不出未免太緩較於二者之間不緩不急而以爲中便非義理之宜不當乎時而非中矣惟當急時則急禹稷胼胝中也當緩時則緩顏子閉戶亦中也此中庸之時中惟可與權者知之學者必先讀此一經

然後可與看春秋也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因釋

權字之義而言當以何物權之總不離箇義字義者所以酌乎時措之宜往來於事物之間者也此就用上說一事各有一義只好說到此若義以上則自用溯體處物之義本於在物之理在物之理一實萬分不可以言盡在人切已體認自看如何耳要之當其可之謂時隨時處宜之謂義義不膠於一定之謂權權於過不及之閒而得其中之謂中庸明其理春秋見其事反覆言之示人之意切矣

伊川曰春秋傳爲案經爲斷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大綱而以一字斷是非若其詳則具於史朱子謂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羅整庵謂左氏

作傳皆有來歷雖難盡信終是案底此所謂以傳爲案經爲斷也他日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或曰如何看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舍此兩言無以讀春秋矣

伊川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

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史所以載一代之事也讀者非徒要

亡之事特其迹耳而所以然者有其理也如讀漢史觀高
帝寬大長者能用三傑除秦苛法與民更始則知漢所以
立四百年基業若其輕儒嫚罵不事詩書偽游雲夢械繫
相國以叔孫通制禮樂以張蒼定律令之類則規模遠遜
三代諸侯王次第皆叛大臣不克保終皆由於此以此讀
史致知之方也昔者伯禽封魯呂伋封齊三年報政而其
始終強弱明驗不爽亦理有固然者
君子格物窮理豈誇博涉云爾哉

伊川曰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

卻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

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

是敗者煞有是底

先生謂明道也古今事善者當成惡者
當敗理數感應自然之符故先生讀史
到一半看其行事如何便掩卷以思據理斷然後看到
終局大約不出所料者十居六七其有當成而敗當敗而

成不如吾料則吾之所謂善惡者恐認不真須更再三精

思灼見其理之所以然至於氣機不齊人事難定幸不幸

之閒理亦果有不能料者先生究以理為衡此先生格致

之學也今人無識但據見成豈知幸而成者奸雄不得藉

口不幸而敗者聖賢不以易節論是非不論成敗成者

不必皆是敗者不必皆非以此讀史方是曾有千古

伊川曰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

退便是格物

古今治亂必有其機機者治亂雖未至而動

之鏡讀史者須於幾微之閒聖賢存之於史以為千古得失

將治之機也若退而在野則世將亂之機也有以見其機

便是格物若不能
格物無貴讀之矣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凡案閒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

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元祐宋年號范
祖禹字淳夫作

唐鑑按外書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用先生說

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蓋歷代史學議論之

卑不知王道爲何物程子之說得溘夫表章之不是三代
下人議論王道藉以復明所以几案閒常置此部倦倦不
也釋

橫渠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

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閒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

聖人之書須徧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伏義之序

六十四卦以卦畫生成爲次乃自然之用也文王周易以
序六十四卦則取其名義以爲次所垂教於世者實深夫
子作序卦傳發明其義安置審處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
人安置一物於中邊前後猶必審處停妥況聖人序易豈
無意思雖易之爲道廣大悉備其極至精義不啻在此而
即此亦足見聖人徧布細密如大匠作室規爲布置曾有
一斧非拙工可擬若徒欲以
一斧知之未極其能事也

橫渠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

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

能得也周建六官取法天地四時冢宰曰天官以其總御

抱寬洪廣大之人方可看得蓋其於邦國內外之政小大
之事無所不統規模可謂至大若不得此廣大之心量但
於每事上委曲窮究勉強湊合使心量如是之釋氏錘銖

廣大究之心量本小必不能周悉而貫通之也

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界之一錢則

必亂矣承上文言人心之廣大有實體然後有實用若徒
言廣大則蹈釋氏之失矣釋氏猖狂錘銖天地其
論性也可謂至大然未嘗身爲大事而徒空言之究不可
以理事無論遺之以大投之以艱有不可也即以至小而
言設使界之一錢亦必有倉皇失措者矣蓋由其遁於
虛無則所謂廣大者原非實體故亦不足以致用也又

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曾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

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

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周官惟太宰之職總兼眾職最為難看蓋無至大之心曾包括網羅

則於此而記至彼復忘蓋太宰兼眾職之全其混混天下

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全用其心力求之方可看得若

其他五官便易看以其所司者止一職也地官以教化為

職春官以禮樂為職夏官以師旅為職秋官以刑罰為職

冬官以度地居民為職非若太宰之兼眾職而無所不統

矣看大宰之職者可無至大之心曾乎○此下八條集解

闕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

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

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此示人以求詩之法也古之讀詩者多矣而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

以已之意逆詩之志是以能知之也夫詩人之志有感而

發莫非人情之自然本為平易讀詩者不必以艱險求之

今之人以艱險求詩非出於附會則出於穿鑿詩人之情

是已喪其自然之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乎

性溫厚和平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

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

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詩本性情詩人之情性溫厚而無刻薄和

平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本平地上道著言語非有崎

嶇今乃以崎嶇求之則己之心先狹隘而不廣大矣蓋詩

人之情本和樂平易只為所遇之時所值之事拂其和樂

之性如忠臣不得於其君孝子不得於其親故託之詩而

長言詠歎以見其志使其心先狹隘何由見詩人之情有

感而發如此哉後之求詩者法孟子之以意逆志焉可也

橫渠曰尚書難看蓋難得曾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

難也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迄於三代其曰德曰仁曰敬曰

誠理無不該矣禮樂教化典章文物政無不備矣家

齊國治天下平功業無遠弗屆矣其規模至大最為難看

人之曾臆非若堯舜諸聖人之廣大者不足以知之若只

欲解其文義則尋章摘句之士皆能之矣蓋惟聖人之心

無乎不包故所見者大學者之心亦必無乎不包而後能

之大也

橫渠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

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

看義理不見此言讀書所以存心惟心存而後理得也讀書不多則疑信相半無由考校得義理精詳

蓋書以維持此心使之不放一時放下則昏惰乘之德性

即因之有懈蓋惟讀書則神明不至外馳而此心常在使

不讀書則此心不在虛靈之舍雖義理自在當前亦終看

不見矣是讀書即治心之功治心即明理之要人可不多乎

橫渠曰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

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此示人以讀書之法也書須熟讀令可成誦則

文義常留於心而觸處精思或在夜中或於靜坐皆可其解若未能成誦便不記得若存若亡亦思不起矣但讀

書者果能思之至精通貫書之大原則理在而辭可憶義

明而文可推而書亦易記故惟能記而後能思亦惟能思

而後能記此其所以交相因也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

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惟記與思相

者已有疑必釋之已有未達必明之每見是書而每加新

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而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

思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而學益進矣讀書

者誠由記與思之功而知所未知於不疑得疑則所得於

已深乎

橫渠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

則又見得別此言讀六經之法也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

窮也待所學有進知識日增則所見日高矣

橫渠曰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

明 中庸文字一句有一義須逐句深求玩味使一書之言
前後互相發明朱子曰此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
此篇也

橫渠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
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
鑿 此言春秋之未易學也春秋之書唐虞夏商之世未
有仲尼因魯史舊文而寓褒貶子奪之大義固其所自
作後惟孟子論春秋為能明聖人之大旨而舉其綱領自
非見理極其明析義極其精者殆未可學也漢唐諸儒未
至於理明義精而遽欲治之故揣摩臆決其說多失之鑿
蓋春秋一書明百王之大法正萬世之人心非孔子不能
作非孟子不能知苟未得
孔孟之心傳者可易言乎

同治五年夏月福州
正誼堂高麗精厚周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 鏞幼吉覆校

閩縣潘逢禧澹如分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分校

近思錄卷之三終

近思錄

卷之三

三

正誼堂

近思錄卷之四

子朱子原編

儀封張伯行孝先集解

後學尹會一參訂

存養

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論學聖之要在心之一也誠者聖人之本聖人只是誠

故或問聖可學與否而周子應之曰可也學之之要一而已矣天理誠而無妄其具於人心者本一線人心有人欲之私以雜之便是二三無欲則此心純一不雜而復乎天理之本然是一以內外俱一靜而未發之時渾然在中邪不能入而虛內一故也動而將發之頃惟理是循物不能撓而直外一故也靜虛則心無障礙而公公則於遠邇之間無不融徹而通動直則心無偏陂而公公則於遠邇之間無不周徧而溥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明通靜而動公溥動而靜則又無時不一也聖人誠無不一學者求其要也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為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蓋一即太極無欲即無極之真靜虛陰之體動直陽之用明配木屬仁元通配火屬禮亨公配金屬義利溥配水屬智貞合之即兩儀四象之本而靜是性動是情明通公溥是性情之德故云皆不外乎此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欲學聖人者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必戒慎恐懼於心之至靜之地而後靜無不一慎獨謹幾於心之將動之時而後動無不一未有動靜不實致其存養省察之功而自能無欲者既能無欲則與聖人同一至誠無息而天道亦不外於吾身矣

伊川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

至日閉關此釋復卦象義也至日謂冬至也冬至之日積陰之下陽始生而甚微不安靜以養之則其氣

不固無以為發生之本故先王以是日閉道路之關使商旅不行取安靜以養微陽之義而易象以之為訓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亦即此意夫天地之陽何藉於閉關之養而理可相通所謂天道人事自為流貫也要知天地有大冬至人心有小冬至人當雜念既退惡極而善平旦初復之時正此心冬至之關主一無適居敬涵養閉關之義也過過此關漸漸善端發見過天地冬至之大關方能見天地之心否則反覆枯亡如萌蘖生而牛羊牧良心天關其於天地之心終亦不得而見矣復本以動見天地之心卻又言靜以養之者主乎靜以慎其動尤動根於靜之義也夫

伊川曰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

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此釋頤象傳意也頤卦震下艮上外實內虛上

止下動故為頤之象而以養為義養有自養養人二意程子歷言之見人兼所養而養不可不得其正動息節宣之際血脈周流無妨滯之病豈非所以養生飲食衣服口體安適無飢飽寒暑之傷豈非所以養形威儀著於容貌不剛不柔而具中和之象行義見於事業無過不及而合禮義之宜豈非所以養德已有所欲推以及物則立俱害民有擗節之道豈非所以養人故養得其正則吉而學者當於此觀之也按頤之卦體下三爻象自養上二爻象養人故程傳以養德養形養德釋象中觀其自養意以養人之義釋象中觀其所養意而朱子本義則以養德養身釋之是對大家慎言語節飲食而配言之其義小異

伊川曰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

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此釋頤卦象辭也禍從口出慎之者時然後言

病從口入節之者勿為飢渴所害二者日用之常人以其近而忽之易於縱恣情欲敗德害身而不自知所繫至大故朱子本義云養德養身之切務而程子亦嘗云能盡言語飲食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是知養德養身雖不止此而二者其切務也

伊川曰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

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此釋震卦象辭也七所以舉鼎實鬯者以秬黍酒和鬱金

所以灌地降神者也震為雷為長子震驚百里取象於雷以遇變而言也不喪七鬯取義於長子以有主而言也雷之奮也百里之內人皆震驚獨主祭者所執之七鬯不因而喪失焉豈非臨以大可震懼之事而不失所主之常者乎蓋長子身當主祭誠敬中存交於神明不敢懈惰故動亦定如此此以見君子於大患難大恐懼之來能處之安泰而不至改越常度者亦惟誠敬而已誠敬則中心有主外物自不得而搖亂之所謂卒然臨之而不驚然後可以盡處震之道也

伊川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

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之道當良其背所見者在前面而背

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

乃安此釋艮卦象辭也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有止於極而不進之意故為止人之所當止者義理也反乎

義理則為欲今人所以不能安於義理而失其止者動於

欲心之萌也欲心一動則意有所牽只管前面追逐那能

安於其止故止之道當主於至靜無欲之地因取其義於

背蓋物在前面有所見斯有所牽背之為言背也物欲之

來我無從而見之止於其所不見則冲漠無朕一理渾然

以不動為眾動之本此心清明純一無入欲之亂而後乃

遷矣此良其背之地而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

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何謂不獲其身者情慾嗜好所由生是

人因身而有欲止於當止之地則無欲無欲則不見己而忘

不見其身之所欲故曰不獲其身是之謂內不見己而忘

我之私者也忘我之私則理常存而止矣苟不能無我之

私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無可止之道也此不獲其身之義

也

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

見謂不交於物也何謂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至近而未嘗無紛華利欲之集是為有人之地矣

見其身斯見其人在背而不見其身則雖至近之處人之

紛華利欲交集當前而亦不見是之謂外不見人而不與

物欲交也此行其庭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

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承上文言外不見人則外物不接內不見己則內欲不萌如是則止

固止行亦止動靜不失其所而皆主夫靜焉乃得止之道

此所謂无咎之義也要之背非塊然無用之物徒以枯守

為靜者鍼灸書云人之五臟皆係於背故雖不動而為眾

動所由係良背之學非定性者不能不獲其身靜亦定也

忘己忘物非告子之強制則莊子之齊物矣

明道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存養者存其心養其性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

無害學問之道固在致知然非操存涵養使其講習之義

理實有以得於己則所知者只為口耳之資豈非只是說

近思錄

卷之四

四

正誼堂

話乎故人必存養而後天理本原在內學問思辨之事皆有諸己而不失而要其所謂存養者不外一敬朱子謂未

知者敬以知之已知者敬以守之敬之所以成始成終也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此程子發明孟子求放心之言而曲盡其旨者也有身即有心心本在腔子裏纔私便放

放了愈私最難收拾故聖賢開示學者不啻千言萬語要其指歸之所在無非欲人將已放之心檢束收斂使反復入身來心既在此則進學有基聰明日長義理日熟自能

無難也蓋心之體至足心之用至神知求放心者求著仁便仁在求著義便義在所以孟子教人戰兢兢最爲切要而程子發明之又極其詳切如此學者所宜服膺勿失也

李顥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明道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

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李顥字端伯程子門人學問原兼動靜則操存之功不宜忽於無事之時今李顥以爲遇事知操存而無事時不能存養得熟

是謂無可著力下手處恐學問功夫有所間斷乃切問也故程子以敬字開示之言古人無時不敬無時不養故其所以養之方甚詳且密樂以平心使耳聞之而有所敬

禮以節性使目習之而有所敬左右起居不敢忽也盤盂几杖不敢略也勒之爲銘使有所觸而敬心起著之爲戒使有所懲而敬心存凡其一動一息皆有以預養此心而

使之存而勿失則雖無事而心存是以馴至於熟也今皆廢之則失其所以養心之具但人心不容泯滅古今惟此義理古之禮樂銘戒皆爲義理而設則爲今之計惟有以

理義養其心耳理義如何養但常存此涵養意勿坐馳勿妄想優游漸漬久自會熟而其工夫要不外於一敬敬以直內志慮精專無所放逸不須禮樂而自知肅不待銘戒

而自知警即涵養意也古人設養之之具以生其敬心今人苟能操敬心以存其養之之意即此便是著力下手處動靜之間何適而非義理之發見哉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明道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

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

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此言人心中有

主則思慮自靜否則日事驅除而有所不能也呂與叔程子門人所患思慮之多者以閒思雜慮憧憧往來耳但言驅除則是日與外物為敵費盡氣力思所以攻之方未得所以守之本故程子以破屋禦寇虛器入水喻之破屋虛器猶言心中之無主寇來水入猶言思慮之多事蓋寇之所以東逐西至左右前後則防不及者緣屋之破四面

面空疏顧此失彼回惑徬徨做不得主是我授盜以易入之隙也水之所以浸灌漸漬於器之內者緣中空外溢水因虛而入若先以水實於器之內飽滿充足則雖置之水中無能再入是器當于水以無可入之地也所以人心定而後能靜必須中有專主整齊嚴肅使義理之心充實於內則外之非僻不得而干之那有閒思慮之多耶程子嘗云有主則虛此云有主則實者蓋彼是言有主則人心退聽而虛以受理義之來此是言有主則道心常定而實以祛外誘之入其理一而已矣

邢和叔言吾曹嘗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邢恕

叔言人之精力須是愛惜保養凡事方幹辦得來承當得去若不愛養而致不足則於體有所不充委靡廢弛必至之勢故臨事只皆勉強支持不能徹首徹尾一意做到底即如接賓客時精力稍有不足應對言語之間尚且散緩忽略不能照管此其淺而可見者況臨大事安能配道義而塞天地乎蓋精力氣也愛養精力所謂養氣也勉強無

誠意則志亦為之累矣世有以聲色臭味日肆斧斤憂傷病沮坐致銷耗者豈不可痛然則宜奈何曰涵養主敬最是愛養精

辦第一義

明道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此言存心為應事之本也所以應萬事學所以求盡乎事物之理但事物在外其來不窮必盡天下之事物一一學之則有所不給而應之者紛故學者惟全體此心以為因應之主雖學有所未盡而於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之時各隨其分限而處置之雖不能悉中於理亦必不甚相遠也所以然者理具於心而散見於事物事物之理即吾心之理隨其事之常變物之大小莫不各有分限分限者理之當然也全體此心則心無偏倚隨其分限應之所謂心存而理得若以事物為學則失為學之本矣

明道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

無二語

此程子發明論語所言之意也恭敬忠只是一心隨時而異其名朱子謂此三句便是存心之法蓋心存於居處之時則要動容中禮心存於執事之時則要主一無適心存於與人之時則要中心不欺自始學以至成德止有安勉之分而理無二致故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也

伊川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閒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

道

此言敬非強持之謂也學者存心主敬正所以為達道之本非可急迫求之要將義理浸灌深透使此心有所持循不為事物搖奪所謂栽培深厚也優焉游焉勿忘勿助涵泳於其閒然後可以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謂之自得自得則達於道矣若但急迫求之著意硬持矯語鎮靜虛無枯寂只是私已而已何足進於道乎當時異學亦常言敬彼其所以為敬者非也故程子辨之

明道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

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此程子撮詩禮之要以示人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毋不敬曲禮

篇文撮此二句詩禮之大旨盡矣學者循此而行之則邪念不作而所以揆度皆出於正存心有主而所以操持一本於敬日用之間物來順應安得有差凡人之有差者心無檢束客感紛之不敬不正故也朱子謂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然則無邪由於敬而敬尤要也

明道曰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此程子為恭而

不安者發也敬固是嚴謹意思然非出於勉强拘迫之為故雖戰戰兢兢之中未嘗不優游自得且覺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此學者所以貴居敬也今有敬而不自得乃是勉強為之又神拘意迫若有所不便於中者何也大槩是存於心者尚生未到純熟時候此中尚有扞格處耳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

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

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

是恭而安且非獨心生之為患也亦是把一敬字著力做事未免作意太過此論語所云恭而無禮則勞

蓋恭合於禮宜恭而恭則恭為天理之公何患其勞惟恭而無禮則私為恭之恭而非天理之公矣夫所謂禮者豈徒升降揖遜有形體可象者之謂哉乃是非體之禮自然而然底道理人只私為恭而非出於自然是以勞而不安須是行乎吾心之恭合乎非體之禮今容貌必端言語必

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

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何謂恭而安今如容貌必端言語必正恭也即禮也非謂吾之

獨善其身者要人說我好作意為之只是天理合如此有不端不正而不可者天理正非體之禮禮則天理之節文也本無私意惟知循理因其自然循乎當然何不安之有由是言之心生者持之久而不懈則自熟矣否則私為恭者矯飾作為終悖天理豈不失之遠哉

明道曰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

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

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

此為助長者戒也義理足以養心人患無

志何患不安樂今有志焉而於心不安樂者此無他故正孟子所謂助長之害蓋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後此心便自會安樂若無真實積累功用而遽有求安樂之心則是只剩一箇助長也雖心要操不要捨然而頻頻提醒便是操之之法若持之太甚不得安閒自在一心方為其事一心預期其效則非所以操之之法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則必助長矣凡志於義理者須是恁地節節做自能尋向上去勿持之太甚以致助長之害也如此者

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

原也 夫人之所以助長如此者只是涵養未充義理單薄於吾心中之德猶覺孤立無靠故思所以助之長者若勿忘其所有事工夫純熟則義理充積於中而德不孤矣夫子云德不孤必有鄰正謂到德盛後觸處天理東海北海此心此理之同百世而上百世而下亦此心此理之同中無滯礙有左右逢原之妙此時心不待操而自存矣何不安樂之有愚謂德者人所同得斷無患孤此云孤者就其人之初志義理者言之鄰則對助而言見德盛之後

義理充足無事作為以助之長也

明道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

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中者天命之性敬者存養之心心所以載性故心常能存

養而不失則於寂然不動之時主乎一而無他適便是無偏無倚渾然未發之中蓋中屬本體敬屬工夫敬不可即謂之中然有此工夫方養得此本體是敬乃所以中也按敬之為言原兼動靜然動時之敬非有加於靜時之敬猶已發之和仍不外於未發之中也故言靜可以賅動

伊川曰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司馬子微名承禎唐

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為坐忘遺照之道坐忘字見莊子司馬子微蓋學莊子之學者也殊不知有意於坐忘即是坐馳蓋不能操存此心以為一身之主而徒厭思慮之多欲一切驅除屏息即此欲忘之心便已不能忘故程子又曰有忘之心乃是馳也與此處相發明學者苟能主敬則自無此患矣

伊川曰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

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

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心為虛靈之物惟虛故靈著意把捉便有所僮

擾而失其虛靈之本體明道倉中閒坐數長廊柱初閒心

虛虛則主一故數之不疑及有疑再數之是心不主於一

而有他適矣所以不合至使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

者不差可見心非把捉物事越把捉越不定須是止於事

則自定能止於事者其居敬之學乎

明道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與

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嘗言自約

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

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

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

張天祺名馥司馬君實名光此要人以敬持志而為心作

主也蓋心者身之主敬又能做心之主若中無操存作主

不定翻來覆去正如翻水之車流轉動搖無刻停息夫物

之所以感於心者紛紜萬端而我之所以應之者無能做

得一箇主宰何以握要御煩乎然所謂作主者非強制其

心繫縛之謂也張天祺自約數年上牀不思量事是患

心之流轉動搖而思有以定其心者畢竟此心何所安頓

必須把心制縛寄寓一處必偏倚於一處所謂欲息思慮

便是思慮皆非自然此天祺之作主不定也司馬溫公自

謂得存心之術只管念箇中字是又患心有偏倚制縛之

弊而欲以中之理定之者畢竟中字何處捉摸有心求中

即為中繫縛不多著此一念乎且中有一定之理無一定

之形象懸空設想此心究是動搖有人曾中常若有兩人

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閒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

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蓋人止一心若制之係縛之者一心而為所制所係縛者

又一心是兩心也一人而兩心則是曾中常若有兩人焉

一心欲為善又如為惡之一心以閒之一心欲為不善

又如羞惡之一心以沮之本無二人而反覆如是此正

作主不定曾中交戰之驗也防其交戰須先持志持之云

者義理為主涵養為功如尸如齋勿忘勿助使神明自定

而氣不能亂則雖所感萬端物來順應天下自紛吾心自

一天下自動吾心自靜此大可明驗者若患心之流轉動

搖而欲強制係縛之是害了心疾矣聖賢順此心之自然

因物付物必不使心之為累而自

害心疾所以然者敬以持志而已

明道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此見存養工夫無一

息可閒斷即寫字時心便當存於寫字之中非屑屑欲字

之工也不誠無物心一息不存天理即便閒斷推之事事

皆然夫子所謂執事敬之夷狄不可棄者正

此意也故曰只此是學不然所學何事乎

伊川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

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此言心貴涵養蓋

則明明則通聖人曾中不著一物無心記事所以虛而能

受常能記事今人遇事便橫著心中物而不化是先有事

以窒之所以昏滯不通不能記事然則事已往而記之不

真者固由不能養其心事方來而處之不精者亦由不能

養其心也嘗驗之平旦矣日閒所思不得及不知所以處

置之者到那時分外記憶分外精細豈非夜氣之完固而

心虛明乎此處最可想見

明道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

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

一事不滯於已往不逆於將來事至而應心如止水是謂

主敬之學程子因修橋少長梁博求而後得之後遂

畱心林木見其佳者輒生計度固非私意之為亦覺有些

沾滯故言之以為戒見其不可有一事無事則定定則能

止於其事否則心為之擾矣豈主敬之謂哉

伊川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在敬者

應事須要致知而非

存心則無以致知入道者當先持敬能持敬則澄心觀理專精之至是非不淆而知乃可得而致也安見有格物窮理而不從操

存涵養中來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

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

可惡也

今人不能以敬存心而心不定因恐心為事動被他糾牽遂欲屏棄一切自家繫縛其心不肯思量

則是視心如寇賊不可制而惡外物之為累也此豈真事能累心哉乃自桎梏其心置心於無用之地使天下事無所整頓是心累事也夫心為應事之主萬物皆備於我無論大小精麤皆有其當然與其所以然那一件是合少得知其不可少便當知所以應如何以為累而惡之此惡之之心便是不敬所謂害心疾也然則主敬以致知物來而順應豈非入道之要務哉

伊川曰人只有一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合下生來

無別物只是所得於天之正理與生俱來卻自不能存得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故曰更做甚人也詞旨痛切極矣然則如之何而後能存曰

戰兢惕勵是存之之法

伊川曰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

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

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

人心不能無感心無屏絕思慮之理只是

當思慮而思慮何至憧擾不寧其所以不寧者心主不定故也如何做得心主定凡事莫不各有所當止之地隨其所當止者我從而止之不虛於事之中不溢於事之外如大學言為人君止於仁之類仁者君之所當止也止於仁則止於為君之事矣又如舜誅四凶誅惡者天子之事也舜以其可誅而誅之而非有私意於其間則止於誅惡之事矣事之未來心何所馳事之既往心何

所滯此之謂做得心主定而思慮自寧也

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

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今人不止於所當止只管包攬
 他事如事之所不可為不必為非我所得為非今日所宜
 為者皆是也如此則思出其位心為所紛不能使物各付
 物矣物各付物者心為主物為客居中以御各聽處分則
 是御物不如是而為物所役心一而已物號有萬雜揉紛
 沓日不暇給則是役於物夫有物必有則物事也則理也
 則具於物其所當止者也因物付物止其所當止而止於
 事者也須是止於事則所以治事者即所以定心那有思
 慮不寧之患否則欲屏其所謂思慮者而空之只是添得
 許多
 雜亂

伊川曰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此言
 接人處事皆要誠也誠能動物如獲上治民信友順親之
 類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誠則無息如學自不厭誨自不
 倦之類於事厭倦皆是無誠
 處何以存誠曰敬而已矣

伊川曰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天地生物之心逐時逐物發見呈露無間

於大小精麤皆自然而然而然者是謂春意非獨以四時之首
 春為春也人在大化鼓動中雜感紛紜所以不見天地生
 物之心若涵養得久凝神定慮靜與天通隨處體驗覺飛
 躍蠕動碧綠青黃眼前看底耳邊聞底自然皆有勃勃生
 機之發昭昭天理之行明道詩
 云萬物靜觀皆自得即此意也

伊川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
 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

守之之法
此明體信達順之道而約其止於敬也仁體事
 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夫見賓承祭心
 之形也一出門一使民便要如此就其看其氣象有無時
 無事之不宜存仁者蓋仁根於心施於四體見於動容周
 旋之間有一毫人欲之偽則心必不廣大寬平體必不安
 舒自得動容周旋必不合於天理自然之節文孔子舉出
 門使民以為言要見無適不然意所以常守此仁也然非
 慎於未出門未使民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則倏忽之
 感必有持之不及持者惟慎獨便是守之法蓋敬貫動

靜而由靜而動之幾正天理人欲之關故慎獨是主敬第一義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

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

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夫敬之為功甚密而敬之

為用甚宏故聖人言修己以敬而所以安百姓即在其中

中庸言君子自篤其恭而天下之平即在其中曰安曰平

則盡乎位育之理而天地萬物和氣休徵統攝乎吾心之

內矣惟上一於恭敬便能如此此體信以達順其道固

有然也禮運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所謂四

靈畢至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

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

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

天饗帝蓋學者之患惟在不敬敬則耳目自會聰明心思

物之和氣未有不由此出者此無敢戲豫馳驅之心自可

以對越於曰明曰旦之際則是事天饗帝亦以此而已天

如郊祀之類朱子曰非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

及此學者誠能從自己身上體

驗何患聰明睿知之不長進哉

伊川曰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凡人於日用之間

皆存養未熟之故也熟則心安乎理發便中節所以泰然

行將去便覺學問有進益處胡敬齋曰涵養得本心熟到

清明和暢處

仁可得矣

伊川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室西北隅蓋不睹

密其存省之功則天理閒於一息自家覺有愧歉愧便不

安愧便不舒故惟自反無愧則心安而體舒與大學心廣

體并

意合

伊川曰心要在腔子裏此言心之不可放也腔子猶言身

子心本在身中只為物欲牽引思

慮纏擾有牯於形象滯於方隅而併游於無何有之鄉者

無一刻在腔子裏矣殊不思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具

眾理應萬事者豈可聽其放而不在若要在須有操存

工夫操得此心便覺天地萬物皆吾度內無事靜坐有事

應酬都是心之運用神妙所以心要在腔子裏而朱子又教人在腔子裏之法曰敬也

伊川曰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心不可放而放之最易只外面有些隙罅便縱

逸奔馳而不可羈夫視聽言動何一非隙罅處隙罅雖在外面實是內面工夫疏漏故乘閒走出耳操存完固打成一片隙何自生乎

伊川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心本活纔繫於

物便不活不活則滯矣大學言有所則不得其正有所二字正是滯字病根常要他活必須涵養不息則自然周流不滯無適非心體之流行矣

明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閒斷

此即易之言天地者以推明人心之當敬易謂陰陽之變易流行也天地亦是有箇主宰故天設位於上地設位於下中間會恁地變易生生無窮天地只是敬也就人心言之惟敬然後流行不息而義理無閒斷若不敬則所謂不誠無物安能使成性存存而為道義之所從出乎故觀於天行之健而知敬固健也君子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而後可法天之不息觀於地勢之順而知敬固順也君子必無所處而不安無所安而非正而後可應地之无疆天地人同歸於一敬而已矣

明道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此即禮之言毋不敬者以推明事天之義毋不敬該

動靜內外言齋坐端嚴靜而敬也隨事檢點動而敬也思慮湛一敬於內也容貌莊正敬於外也帝者天之主宰天日在人之中出王游行而天在焉爾室屋漏而天亦在焉息不敬無以安於心即無以對於天故又云終日乾乾君子當對越在天而孟子則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明道曰敬勝百邪

邪與正不兩立而有相倚伏之勢如寇

為敵故必有以勝之惟常常提醒此心如主人做得主定只管精神不寐羣盜自退故曰敬勝百邪也邪言百者人心只一箇義理是正底反乎義理不獨嗜慾為邪即五官七情為人所不能無者而邪亦各以類潛滋暗長於其間

其黨甚夥安得不戰
戰兢兢主一以守耶

明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

此取易坤卦六二文言之辭而發明之直者心

無私方者事當理敬以直內者凡人能敬則心自正正則以循理為念曾中洞然自無纖毫私意義以方外者凡人遇事有裁制則是決定如此不是的決定不如此自截然方正不可那移仁者無私心而當於理之謂今自內達外徹表徹裏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豈不是仁故於此決言之而他日亦曰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也若以敬

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易不曰以敬直內而曰敬

以直內者敬只是此心合得收斂合得操存非有意於以之而欲直其內也有意求直則其心便有所為而為之已偏倚而非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者頻頻提醒為所當為而無期必計效之意則不求直而自直也若義以方外之意可不煩言而解矣

明道曰涵養吾一

一者誠也無欲也無欲則一有欲則二二其謂之吾一者人心一太極太極本

其於吾心所以不自外面捉掇箇一來只好涵泳持養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則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矣要其所謂涵養者非一朝一夕之事也

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

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

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此程子見聖心與道為體而因

取論語之言以明之欲學者知所以體道而慎其獨也蓋川流不舍逝者之一端天地之化往過來續無非逝者而其所以然之故乃天命之流行有不容一息間斷者眾人不識天命之本然是以不能默契而有得惟聖人全體此心與天為一故以心中之逝者觸乎目中之逝者以目中之水之逝者會乎天地全體之逝者而不覺於川上有感焉自漢以來儒者不曉此義則以為在川言川已耳不知天地之逝者天地之至誠無息聖人之有感於逝者聖心之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者渾然天理無私意之間斷是即所謂天德也王道必本於天德蓋王道貴純不純即為

雜霸故有天德斯可語王道而要非無自而能純也學者
必由慎獨之功兢兢然恐吾心有人欲之私而少有不謹
則天理為之斷然後可以漸底於純天德王道一以貫
之而天命之流行不已者在我矣不然我生在逝之中我
心不知逝之理當前錯過一
生醉夢安能與道為體哉

伊川曰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

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此取易蒙

卦六三爻辭而申其意見人不可不立已也易以見金夫
不有躬為欲喪心之譬程子謂此不有躬者是不立已
之故大凡人立已則人化物而滅天理必不能向好事
即有所為之事偶合於善亦非己心以為當為而決然為
之者究竟為物之所化而不能以我御物也化物者見化
於物則物得而撓之學者御虛動直居己於無欲之地不
得以天下萬物撓己蓋一己之中萬物皆備己以義理為
主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孰得而撓之不撓
故立已立之後忘乎物象順乎性命躬行貫通其應在我
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又奚至於欲喪心而有不有躬
之戒哉

伊川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

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學須靜也心慮紛亂不能寧靜則東奔西馳無歸著

處那會進益此天下學者之公病只為這心整頓不起守
不定不能以義理勝其利欲之心而思慮因從而紛亂之
耳苟先立箇心安頓定著積案上去儘有商量朱子曰學
者不先立箇心恰如作室無基址今正要立得基址使此
心有箇存主處為學便有歸
著可以用功得程子之意矣

伊川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誠將來存著今人

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

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

此言敬為閑存之要須由敬以入誠也人心本誠誠

則有善無不善緣心不主一則有二三有二三則邪得以
入而不善之事憧憧往來於是本來之誠牿之反覆至於

不足所以存而內而妄思外而妄動蕩然不知有以閑之此

人欲所以日長天理所以日消學者終身於其中執捉不

定無下手處程子拈出敬字喚醒學者說閑邪則誠自存

見邪之與誠不是對待物事閑之即所以存之無兩層工

夫亦無兩樣道理又不是外面捉一誠將來存著蓋誠非

待外求我生之初天理渾然真實無妄則其當為善而不

當為不善也深切著明矣今人之患平日無涵泳持養之

功栽培深厚於其中以善為外役為不善而乃欲於不

善之中尋箇善來存著是以善為外鏢耶不然善何處尋

此尋之心正是不不能存著之心豈有入善之理殊不知

善在於心不須尋只須存如之何而存只是閑邪則誠自

存少一分人欲便長一分天理豈閑之者一心存之者又

哉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

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既言存誠之由

求所以閑之之法莽莽蕩蕩究無交涉又推其故而言以

為誠者性也以其實有是理言之謂之誠以其實理具於

心言之謂之性孟子揭性宗旨斷為性善則善皆內出即

誠非外鏢本不待存而自存者今云閑邪以存之豈閑邪

更著甚工夫然外之容貌不有以閑之則易以惰慢而即

於邪內之思慮不有以閑之則易以紛亂而人於邪而誠

不可得而存矣學者但惟是提醒於容貌思慮之閒使此

心有所持定則自然生敬而閑邪工夫莫過此矣豈外此

別有所謂存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

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

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

本既言敬為閑邪工夫恐人以敬為別是一事另以一箇

敬來主此心故又言敬非他只要此心常自整頓而端

主乎一也端主乎一則不之東不之西湛然靜虛無所偏

於天本是真實無妄的故謂之誠閑邪而外別無存誠之法然所以閑之者究不外於吾心心放故邪纔收斂便有一箇主宰無許多雜亂邪念則內直矣內直誠便存誠是一敬是主一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誠不是外面捉來存著敬亦不是另外捉來主著心要如此便端主乎此而不適乎他是之謂敬時時事要從此做去大段總是收斂入來所以直內是本朱子曰程子有功後學最是拈一敬字有力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哉

伊川曰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邪而誠

固一矣然心惟不一故邪邪故思所以閑之若端主乎一

則許多放蕩底心都收了許多雜亂底心都靜了自然無

邪何消說簡閑邪耶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

則甚矣主一之要也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

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夫一有甚形影視之不

難見未知如何下工夫者夫一非他也只是要心在這裏

外面整齊嚴肅以養其內則心便一一便無非僻之犯人惟涵養未久心有二用天理因有間斷但涵養久之心一

乎理而理之具於心者自然明無不照不患邪之為累也故曰不消言閑邪

此承上章之意也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伊川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

直內也人心神妙不測動而應事之時隨事而存而非為

有所偏倚寄寓於一處今人不達其理有言未感時知何

所寓者夫心有所寓則墮落那一邊去有定時有定處不

算是活物矣伊川引孟子之言心者見操便存舍便亡倏

存倏亡則出入無時一出入則莫知其鄉心之虛活如

此更何處尋其所寓只是有操勿舍而已操亦不是太拘

束他略收拾來即在這裏易言敬以直內所以操之也能

敬則未感之時曾中有箇主宰洞洞屬屬義理昭著雖無所寓亦何在

伊川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程子恐人誤認

周子主靜之旨正宜堂

故言此以示學者蓋周子說主靜正要人靜定其志自作主宰所謂靜中須有物始得所謂敬也敬則無間思雜慮自虛而靜人若只管求靜空卻一切欲與事物不交涉是把虛靜喚做敬其不流於窈冥昏默之異學幾何哉

伊川曰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

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此言人心無不思慮之理只思其所當思則其所不當思者不能亂此聖賢主敬之功所以不同異學也蓋學者先務固在心志之定紛擾膠結此誠大病然不得持心之要而徒求虛靜之道遂有謂耳目之聞見心志之知思皆非自然欲屏去一切清淨無為者則是老氏之絕聖棄智而不識吾心之本體也又有謂心雖能思而多思多亂不如遏絕制縛看住心在這裏者則須如釋氏之坐禪入定而不知吾心之大用也夫心如明鑑其體光明洞達其用自足以照物是以懸之於此而萬物妍媸隨來畢照鑑

無與焉此鑑之常今有是鑑而使之不照既虛此鑑之本體而妍媸之異其形又何所持以顯其照之用亦見其難為也已況人不能不感於物物不能不感於心與物交感而思慮起焉心為思之體思為心之用乃以為心無所用思而棄絕其心之聖智又患思慮之足以累心而枯守寂坐以學佛氏之所謂定者將求靜反不得靜欲息思慮反添思慮豈非難之又難乎哉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

夫思慮必不可卻而欲免思慮紛擾之患惟當思者思不當思者不思心有所主自不至為所紛然如何為心有主只是敬而已矣敬者心之體所以立心之用所以行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是以有主也有主則虛虛者心中若無一事事來便可否分明邪何能入若無主則實實者不以義理養其心滿腔都是私意所以物來奪之觀有主無主之分可知主敬為學者先務大凡人心不可豈以事物之來漠然不應為能持其心耶

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

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承上文極言有

主之效大凡人心不可二用今人為一事而常用其心如

讀書時心在書寫字時心在字執玉捧盈時心在執玉捧

盈干戈戰鬪時心在干戈戰鬪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

之主也事為之主不過一時之心之端尚不為他事紛擾

若時時主敬則時時皆主於事又焉有紛擾之

患而必為屏去思慮之見則亦可謂不察矣

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旦欲涵泳主一之義

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

敬之事也此又詳解敬字之義使人深思而自得之也夫

所謂敬者隨動隨靜專致其心勿貳以二勿參

以三主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當事而存止於其事勿東以

西勿南以北無適之謂也無適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且

當就主一之義玩味涵泳察其所以必主一之故蓋不一

則二三矣二二三之憧憧思慮豈不成紛擾乎所以不必過

絕思慮不必屏去間見知思只要主一至於實致其主一

之功隨時隨事無非持用力之地不敢欺有惕然畏慎

意思不敢慢有肅然整頓意思尚不愧於屋漏有卓然精

明湛然純一意思皆所以實致其主一之功而為敬之事

也敬不求靜而自無不靜聖賢教人只有此法

異學絕天理害人心之教豈儒者所可為哉

伊川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禮記嚴威

儼恪非所以事親謂是以上臨下之敬即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者也程子既以為非敬之道而又謂致敬自此入

者蓋不齊其外無以養其內外端則內自肅胡敬

齋謂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是也

伊川曰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形體者心之徵也怠惰見於燕居之形體即此便是不敬而以心有不慢為問亦未達於內外交養之義矣故程子告之以此盤坐曰箕踞時曰踞皆怠惰之形蓋外而嚴肅整齊則中自然寧一豈有外箕踞而心不慢者呂與叔程子高弟也六月盛暑之時在緱氏閒居中非見賓承祭之地猶必儼然危坐不見怠惰則其整齊嚴肅終身守敬之敦篤可知矣夫發於外之謂恭存諸中之謂敬只是一般意思學者須內外交養而後可以進於道但亦有勉為恭敬而卒不能久者以其把握太重覺有拘苦急迫之意故始嚴終怠而不能久如呂與叔之儼然危坐彼若有拘迫意豈能鎮常如此此是索性從整齊嚴肅做上來久成自然者胡敬齋曰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則昏困去矣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伊川曰且如在宗廟則主

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

正亦邪此即君子思不出其位之意也思以位為準位以時為定日用閒一言一動莫不各有其則故其發

之思慮者稍違乎時便是出位或問思慮苟出於正雖多似不為害而程子告之以此蓋思慮不失其時方是不失其正如時在宗廟則愉見優閒以敬為主時在朝廷則嚴威儼恪以莊為主時在軍旅則介冑不可犯以嚴為主所謂時也即便正也若移宗廟之敬於朝廷移朝廷之莊於軍旅移軍旅之嚴於宗廟朝廷豈得謂之不正而發不以時胷中紛然無有限度則不必邪思妄念乃是為邪雖正亦邪甚害事也學者平時但當涵養本原激然無事主敬之功既至則發必中節自無此患矣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伊川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即是已

發此程子辨別心之動靜極明極細足以闢異端主靜之非與易理相發明使人有著力下手處也蓋論道理自有動有靜論工夫亦兼動靜靜時即已涵動時之理動時正以密靜時之功靜時道理多於動時見動時工夫要於靜時做此動靜之體用原自無間而據其地頭言之則有辨別靜是無思無慮纔有思慮便是動故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因既發之後推原未發之前就其地頭認其名狀見人心確有此未發道理這道理確是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少偏倚雖未喜怒哀樂而所以當喜當怒當哀當樂之節至具其中人若涵養得好則發便中節與未發之中無異其立言本意欲人識認天地間無處不是道理事物之來當隨處以道理應之乃無虧於天命之中非欲人只管向靜處求舍日用現成物事去無形迹處尋討毫釐之差必有謬以千里者故程子因蘇季明之問而詳辨之蘇季明名明程子弟子其以求字為問求非出於思不可思與喜怒哀樂一般即是已發蓋未發是性體性體無形象可見無方所可尋子思即喜怒哀樂之可見可尋者體貼出不可見不可尋者使知性體即此而在仍須於喜怒哀樂上識取不可於未發之前求中也求必思思必有喜怒哀樂豈非即是已發乎其後羅季二先生教

人靜坐觀氣象觀者思慮未萌與求字不同而朱子以為說終有病不如程子之說得平學者宜細察之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人之思慮纔發便謂之和者如思其所當怒則心已向怒一邊雖其喜怒中節無過不及而和亦是得喜怒之中然算做喜怒一邊底中非渾然包涵全體畢具之中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推之哀樂亦然則中和一理而異名不可不辨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知和不可謂中則欲求喜怒哀樂之中便是求呂學士即與叔程子以為未發時只可言存養不可言求言求則太著力也夫存養豈非所以求之且亦是人心要如此似亦算做已發而程子以為可者蓋有是本體必有是工夫工夫都屬動而動中仍分動靜必從靜處做工夫起以為動處之用有養正是靜處做起非一意求靜謂工夫即此完備了無餘事故可言存養不可言求也

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

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夫未發雖只言存

夫故季明因問學者於發時用得勉強夫以裁抑其過

不及使之中節而和若未發時如何用存養之功程子以

為這箇中尚在未發更怎生求只是平日虛心平氣體察

玩索主宰分明義理昭著所謂涵養云者便是所以存養

之也涵養既久則中隨事而見喜怒哀樂日當中之時耳

發皆中節亦豈待於勉強裁抑之為哉

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

聞程子涵養平日之說亦可曉然於存養與求之辨矣而

季明之意又以為明說一箇中字便是有可指名有名斯

有象有象斯有聞見有聞見斯有思今謂思而求之便是

已發則當中之時耳目無聞見否程子以為事物未接思

慮未起自是無聞見然心具眾理雖未有聞見而聞見之

理自在如未遇孺子之入井怵惕惻隱之心未發難道便

無此心未見牽牛於堂下不忍殺鯨之心未發亦難道便

無此心學者須體會此心原不落空於中之理始得蓋惟

有其理是以謂之中非中可得而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

聞見也聞見又是已發不是靜

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程子恐季明於靜時境界

如何欲因其蔽而開曉之也謂之無物則不可者朱子曰

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季明蓋謂靜時未與物接固不可謂

之有物然自有知其當然覺其所以然處似不日既有知

得謂全無聞見仍欲於未發之前求中之意也

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

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

謂之靜程子以為季明之言靜者非也不但言求言思是

有知覺之理所謂虛靈不昧如鏡本來明是也謂之明則

可謂之照物則不可明是體屬靜照是用屬動中是體屬

靜有知覺是用屬動故曰怎生言靜因以易理明之易於

震下坤上之復卦日復其見天地之心人皆以為靜然後

近思錄 卷之四 三十一 正誼堂

見不知積陰之下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至此陽氣始
 生而復可見陽氣始生是動也其卦五畫皆陰惟下面一
 畫從剝盡復生為陽爻豈不是動安得謂之靜蓋天地之
 心動靜無端何處不在而人之見之則於動時最為著明
 前此伏藏收斂無端倪可尋後此流行亨通盡散在萬物
 上去惟此冬至之時萬物未生一元之氣纔動故其生生
 之心可見知動為見天地之心則人心之心之知覺人心之動
 也不可以言靜明矣蓋天地一大人心也人心一小天地
 也天地著在人心上即是天地以知覺之用屬之於人故
 人心自具有知覺之理而人心未著事物上則知覺之
 用尚寂固不謂無知覺而

要不可以知覺言中也 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
 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
 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
 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
 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

物便自不出來也 以下三條皆在旁者設問而程子答之
 體因動而見其動時之用須如靜時方可故問是於動求
 靜否程子以為其理甚是而工夫卻最難也因論儒釋之
 分使人知所以實用其功者釋氏多言定定亦吾儒所常
 言然吾儒之所謂定以理言釋氏之所謂定以忘物言忘
 物而無所為自謂求靜不知天下之物是那物合少得
 有一物即有一物所當止故聖人惟言止止無定而有定
 無定者其事有定者其理雖動而未嘗動如文王為人君
 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當止則止初不以己意與乎
 其閒乃真能於動上求靜者易於兼山之艮取極上而止
 之義而其象傳之辭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所者就事上言
 則為無過不及之和而此無過不及之和原天命之自然
 即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多於平日不能涵養故遇事
 不能止於其所所謂發不中節也所以然者人心萬物皆
 備寂然之時不偏不倚本無偏重因遇事時心繫於事便
 有偏重之弊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如偏於喜則
 喜心重偏於怒則怒心重偏於哀則哀心重偏於樂則樂
 心重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之或過或不及而出於其
 所矣故多不能止也若聖人之言止者因物付物各得其

所喜以物之當喜怒哀樂亦然則便不出來而止其所止矣止其所止動亦靜也然非從涵養中來那能如此豈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

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

或又問既於動上發之前亦是動工夫先生今將以未發為動乎為靜乎先有物始得有物者是常有箇操持主宰無虛寂昏塞之患這裏太著力不得便是難處蓋有物方要存養無物則存不用求靜且先理會得敬敬該動靜時時整頓其動也知此心之所以動其靜也知此心之所以靜則已發一如其未發而所謂中者灼然無遺蘊矣朱子曰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裏是也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日晒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

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

要求一精矣或又問敬何以用功蓋敬是大總括須有使

人依法力行可見功效者而程子以主一之義蔽之主一猶言專一朱子所云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者是也季明問程子主一之言自愧不能主一常恐思慮不定一事未了他事復生如麻問如何而後能一程子戒其不可如此因言此為不誠之本誠自無不一不所以不誠不誠則發為喜怒哀樂者皆勉強不和中之本然者不可得而識矣欲去不誠之患須是習習者覺得不當思慮便莫思慮初時未能遽斷漸習漸定久之打成一片自然無間思慮故曰習能專一時便好也思慮在應事之先應事在思慮之後思慮者動於心應事者見於言行總要敬總要一則誠動靜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程子反覆辨論詳盡如此以見人心皆有未發之中即不主敬之人此理亦未嘗無但在嗜慾日紛之中無由知之知其中者是平日主敬方會曉得敬正是存養存養不端在靜即對省察而謂之靜亦是從工夫中對舉言之其實有功夫即都是動都是已發不可

言未發之前求中也求字有冥心以端求之之意端求於靜必遺卻動伊川所以力辨其差爾朱子亦云若以世之紛擾人觀之會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

伊川曰人於夢寐閒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

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人志定則氣清志不定則氣昏即一夢寐閒而旦晝

之操存於此驗焉故曰可以卜所學之淺深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閒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

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蓋寐者心之靜也夢者靜中之動也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此亦睹聞之隱微也自家靜體

而默識之亦庶乎其知所慎矣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伊川曰雖

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卻無害捨此皆是

妄動此言人心常操則定有所係著則妄動也周禮六夢一曰思夢蓋人之夢多由於思日閒所思之事或已

往而未忘或當事而偏重則心有係著而夢為之擾是害也或問若係著之事果善夜見於夢未始非拳拳不忘之意莫是不為害否程子以為心當靜時總不要動雖夢善

事亦動也蓋心中若無一事便是敬有所係戀卻是私意以心之有所著而夢則非無一事係戀者矣惟事未至心

未嘗動而吉凶云為之朕兆先發於夢此卻無害所以然者人心常操則存存則天理自然天地之氣復於子人

心之氣息於夜夜之所夢氣方靜而忽動在虛靈不昧之本體先事而呈者固不為害捨此則皆意人心須要定使

必固我之為累而動為妄動雖善亦害矣

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

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承上文言人心要定者以義理定其心也定自無妄動使他

思時是心有所感而動不得不思方用其思則動亦定也如此乃為有主之心今人心無主如不繫之舟妄動不

定是都由心耳因設問曰心誰使之思隨應之曰以心使心則可夫人那有兩心非以一箇心使一箇心常操常存

則心為義理之心以義理之心用其知覺之心故曰以心使心非二心也義理者心之體知覺者心之用以心使心

者分心之體用而言之耳今人不能操存便放去宜其夢亦顛倒也

伊川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孟子口持其志無暴其氣蓋志

者心之所之不持則馳騫汎駕氣者心之輔暴則動止乖愆持守也暴害也朱子曰橫渠以不戲謔為持志之一端是真能主敬者又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也持志則有所主於中無暴氣則無所縱於外中有主則氣愈充外無繼則志愈固故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伊川曰須是養乎中

自然言語順理若慎言語不妄發此卻可著力

曾子曰出辭氣斯遠

鄙倍矣辭氣者辭之氣也或問曾子是教人於言語上用工夫否程子窮本之論以為辭由中出中得其養發之詞者自然有典有則雅而不鄙是彝是訓正而不倍所謂言不妄發發必中理有德者之言也若於言語上用功此固學者事然卻可著力未為涵養純熟之候是以君子貴涵養也

伊川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

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

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

為深恥此見聖賢守身之道非同修養引年之術也受氣甚薄而由少而壯由壯而老年彌高筋骨彌固蓋

由持志養氣之功充積完滿故粹然有道之氣象不與日月為遷流張繹以為因受氣薄之故厚自保生此言何嘗不是而不知程子保生之學非徒斤斤養其血氣之軀而已此生中處乾坤受形父母如何可忘忘生而徇聲色嗜欲至於斧斤交伐醜毒日損何以備五行之秀稱萬物之靈故深以為恥恥之云者臨深履薄之意朝乾夕惕之心也昔哉張南軒之言曰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學者敬體此言可以守身矣

伊川曰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仁者純乎天理其心存掘自安所止而有定者也把捉不定則是不勝欲而心為物奪故程子以為皆是不仁有志於仁者只理會一箇

敬庶幾捉得定耳不然
越把捉心越不定也

伊川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致知存養雖兩事而功實

相因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緣為物欲所昏則無以窮理而理之既窮者亦不能得於己而不失如鏡本是光明物事塵染行之則昏故在乎有以養之而養之道莫過於寡慾寡慾則心境清而天理著精神完而明睿生知何患不致乎此與大學致知在格物意互相發大學實指其功此窮探其本不得其本功無由致不盡其功本無由擴學者宜盡心焉

伊川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言者心因其言可知其心重審慎也舒和緩也輕淺易也疾躁急也人有操存涵養之功則中有所主而其心定言必不妄發發之必鄭重審確而又安舒自得無急遽躁率之病其不定者反是學者非必於言上著力但須養於中耳

明道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四百四病見內經其言曰四大不調四百四病一時俱動四大謂地水火風一大不調有百一種病合四大則為四百四種病而宿食為病根程子引此以為喻言凡病之來皆由外感非自家所能計度若心則人之神明所以為此身之主在內不在外其操舍須全由我不可聽其若存若亡自家放去也噫在外之病易醫在心之病難醫心不操存吾恐其在於膏肓而倉扁無如何矣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

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見靜坐之法為涵養人

門之要也扶溝地名謝上蔡從明道有年乃程門高弟而明道謂其學心口不相應者蓋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故欲其捨言語之學行存養之道及上蔡請事斯語而問行之要則曰且靜坐者初學之心雜念膠結諒所不免且學靜坐收住此心使無他適可以補小學培養一段工夫滋夜息清明之氣故詔之以此而伊川每見

人靜坐亦便歎為善學夫心以定而靜理以靜而明靜坐之為用大矣朱子曰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至哉言乎或以伊川平日謂只用敬不用靜朱子亦以明道教人靜坐為學終是小偏與此條似有礙而不知非也伊川恐人專要去靜處求則遣卻日用現在道理故言敬則無偏而朱子從之若欲制其飛揚之心消其麤厲之氣非靜坐不可蓋以靜坐為敬之入門非以靜坐為敬之全功也

橫渠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

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此勉

以求仁為要也夫子稱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張子舉以示人使當知不違與至之辨蓋仁人之安宅也居之三月不違是在內而為主日月至焉是在外而為賓學者之始專其心意由日月之至以馴致於三月之不違勉焉盡其功循循焉致其漸以是欲罷不能過乎此則大而化之之事有非可勉強而至者故曰幾非在我然不已而底於熟則亦將至之而不自知矣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

者仁在內而為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按朱子之說是言仁不違於已前說是言已不違於仁說有不同其實一也

橫渠曰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

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

慮多而當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此張子

後體驗精切因言心清心亂之辨復自道其所得以示人也心為天君耳目四肢之所聽命而載生初本來之義理義理是純粹至善底本清者也心存義理不為物欲所擾故清物欲是昏濁底本亂者也義理之心不足以勝之故亂人往往清時少亂時多嘗驗之矣當其清時視自明聽自聰四體自恭謹蓋天君敬肅而百體從令清時之驗如此及其亂時非無心於視而視不能明非無心於聽而聽不能聰非無心於拘束其四體而四體不能恭謹亂與清時相反之驗如此如此者何也用心於義理者不可以不熟也用心不熟在外之慮足以勝吾本然之心則客慮多

而常心少氣習之染足以勝吾真實之心則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故清時少亂時多也朱子曰客慮是汎汎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

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固

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承上文言人之心固貴於清而氣又要得

剛剛天德也不剛做不得事來故太柔則入於不立不立

者遇事委靡操持不定也人生有喜怒人情之常乃亦有

無喜怒者是其本質得柔之氣多則又要得剛以變化其

氣質蓋剛者堅強有力物不得而撓之故守得定而不回

於以求進乎道勇猛敢為勇猛者氣之迅敢為者膽之決

張子因遂以身示教謂我比他人自是勇處多夫勇所以

成知仁而盡擇守所謂剛也剛柔之氣稟於陰陽雖不偏

廢然人生而後靜極而動之時其動也剛故剛為進道之

資觀天地之春萬物勾萌四德之仁生意流動皆以剛為

用者則人之要剛也審矣張子積氣功深不以人欲害天

德之剛故比他人勇處多而言之親切如此欲人涵養於

義理之中操持不息則心自會清氣亦自會剛於以消融

其客慮習俗之心進進於道而不

已否則心清氣柔其如道何哉

橫渠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

之一端戲謔雖小往往至於害事且心無誠實而氣多輕

浮氣壹則動志故志亦為所流若不戲謔則出於

心作於謀者無過言過動而要於誠雖持志工夫不止乎

此此亦其一端也朱子曰橫渠學力過人尤勇於改過獨

以戲謔為無妨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

之者至戲謔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

橫渠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

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人惟無戒慎恐懼

無所忌憚而不得其正以己心為嚴師則一動一作自知

自懼知是心之明懼是心之誠明與誠合愈知愈懼愈懼

愈知愈懼愈懼愈懼愈懼愈懼愈懼愈懼愈懼愈懼愈懼

作心自然正矣夫所師之心與其所欲正之心無二心也

只要提撕警覺亦臨亦保所謂誠意以

正心者而豈如佛氏本心觀心之學哉

橫渠曰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

抵以良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

無由光明人心靜定而明生焉蓋不役於妄動則泰宇定

而天光發苟使紛移變易擾攘不寧智識何由

而開乎易之良象以止為義惟止乃篤實而有光輝故大

學必自有定做起自然漸次到能慮其言正互相發明可

見人心凝一則虛靈若煩雜必昏塞矣此激源之

功所宜亟講也○此下三條集解關今照原編補

橫渠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

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

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

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欲學者慎動而自發其

光明也易艮卦象辭言

動靜因時則道自光明故學者惟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則

心無滯雜靈明自生不患學無進益今之因循不振者總

緣不知動靜之有時而此心馳騫逐事紛紜因之內治之

功俱廢學何由長進律以聖學則是昏昧悠忽過了一生

終何光明之有甚矣學者當審

幾慎動勿失之不當動而動也

橫渠曰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

閔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

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此言存仁之熟其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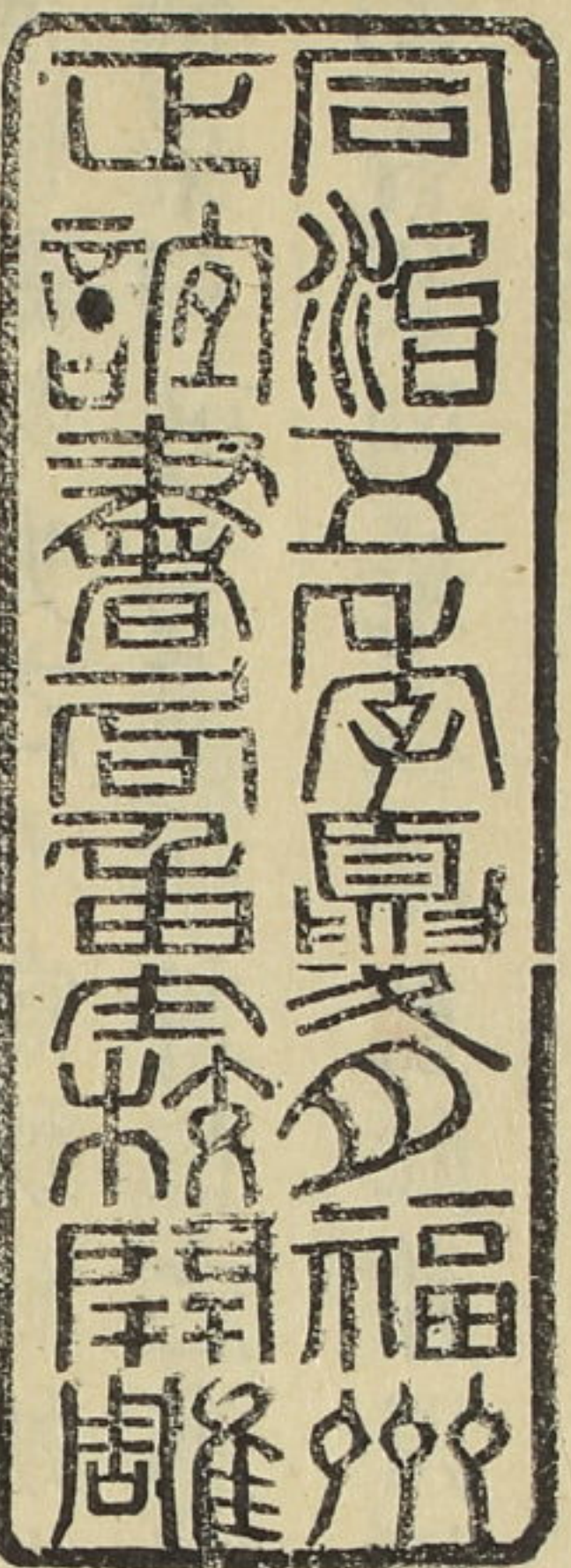
始見欲人實體於己

也閔閉礙也蓋吾心之仁本敦篤而無閒虛靜而不有一

物者也人若言動輕妄而不敦篤則此心外馳有所繫閔

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罔覺均非仁矣故持重存誠即所

以為敦厚而祛除緣染自可以虛靜然非工夫純熟者不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張亨嘉變鈞覆校

侯官陳藻英慶臣分校

侯官吳春霖壽護分校

近思錄卷之四終

